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  
資政殿學士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統制官武功大

夫閣下閤門宣贊舍人郭宗儀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韓為臣來奏  
事上引對先是世忠圍淮陽軍未能下或有獻計決淮水以灌其

城者上諭秦檜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必有被其害者檜曰陛下  
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于天下也上語在是 是日金人遣兵襲

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于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  
寶拒破之時以忠信守自拔來歸各進三官忠信領華州觀察使

士閔遂即刺吏齊閤門宣贊舍人忠信等近官日歷不載故侍時外  
制原有之日歷今年七月己未奏  
捷不知何時還官或即 壬辰湖北京西撫司統制官張憲侍選及  
故世將使宜所後也

金將韓常戰于穎昌府敗之復穎昌甲午顯謨閣侍制樞密都承  
旨周聿自張浚軍前計議還入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

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身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  
戰于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東淵知府事

丁酉特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分  
司西京與化軍居住初鼎罷郡還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

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頃以失職去位既罷泉州一向北  
來已至紹興逼丘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于臨

安撰造事端鼓惑衆聽以搖人心維鼎詭計奸謀善自彌縫莫  
可指其迹狀亦有頸戾于法而有寔迹也鼎以元樞都督荆襄未



凡拜相遂罷都督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二也易在紹興偶士優祇謁  
前後閣借什物三千餘件盡掩有之三也易在紹興偶士優祇謁  
陵寢鑿除享永宗京凡提刑相繼朝束易已致情態又親書簡札  
求哀士優也伏望按之罪顯置于法後旬日次翁又言聞易之  
徒党猷訣于易者或曰特進者宰相所帶之階官今易雖曰議降  
而階官尚是特進則是天子不罷易之相矣左揆虛位待易補哀  
是以曰久凱觀奸計百生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  
命朱勝非秀水閩居錄云嘗撰曰艱難以來立為非薄易厚十倍  
曰有合其後易坐其墜落賊守泉源章數十年而乾沒都督  
府錢十七萬餘件乃章中一生命下人皆謂易必  
亦而不決也按勝非所云恐失其寔今不取湖北京西宣撫  
使司統制官却易張應韓清克鄭州

是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  
率統制官王升权王升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战去城六十  
里與官軍遇過敗去夜二鼓勝以舟師傳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  
諸軍分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圍成先入生執山父老請哀金帛  
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  
鋤而觀 戊戌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玠兼管內安撫  
使 是日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使刘光世聞鄆  
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之及門者問  
故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鄆太守守者以白瓊  
不啟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以





大軍攻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

之謂高王裏曰中興遺史世云三夜又云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

之遂率眾直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俊引兵入城時俊

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頗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已

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

使劉錡兼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

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

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且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

上所賜統帶行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敵之始至也旌

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入深皆手殺數千人而後死錡

後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馬於是

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名錡遂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

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

之王師亟還自夫機會可惜也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全國見

兵不赴初州大閱各所閱之兵盡隨兀朮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

破其營敵至順昌岳飛得以殺其將于鳳翔或提于寶堽得之以

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政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濠州我

諸將得以解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

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  
至觀敵陣且回此順昌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可比而敵兵望見  
王師且曰此順昌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可比而敵兵望見  
拍机不奈何為也耶呂中大事記烏珠敗盟入犯不惟列以八字  
軍真入敵陣大捷陣大捷于順昌而李寶提于與仁姚仲等捷于  
鳳翔牛皋捷于京西孫並捷于陳蔡曹成捷于大興與王貴姚政捷  
捷于東路口即從王喜拔淮陽楊從儀捷于寶堽與王貴姚政捷



史記卷一百三十六

于穎昌府王俊捷于東路口吳璘捷于陝州韓世忠捷于加口楊  
沂中捷于孤峯而岳飛捷于鄆城秦勝亞北兵至朱仙鎮距京東  
四十五里矣洪皓燕山之役敵震俱喪魄欲捐燕以  
高素之又謂敵已嚴兵朝廷若棄勝進擊再違宿反掌耳蓋誠然  
也而秦檜土罷  
兵和議已定矣  
庚子青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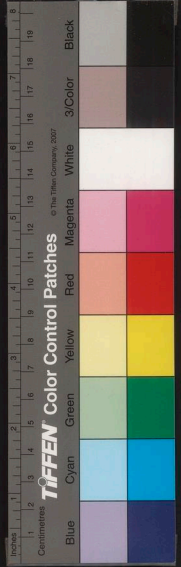
禹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鉞言近  
者臺臣論禹奸克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害者有三焉  
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禹寔無之則臺臣當抵其言認  
人之誅若禹寔有之即今猶秩以中大夫之崇資處之興化之言  
地臣恐罰不足以當罪疏奏詔禹降左朝奉大夫移潭州御史中  
丞王次翁又言禹向為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疏劾迺警喜見  
顏間繩以漢法當伏不誅之道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今朝廷

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逾潭州之比興  
化軍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鑄章再上遂有是命林泉野  
記云野  
背盟前上書言時政掄方專朝大忌其能心欲殺之張中丞王次  
翁証言其罪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名武軍居住又全次翁証  
以聞故改盟常有幸言上亦每銜賜言語  
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

制畧曰朋奸罔上惡殆並於共兇專制擅權罪寔侔于楊李按此  
時林  
待聘畧克俊王鈔並為舍人而林待聘外淮西宣撫使張俊既破  
制巢無昂責詞不知果何人所行也

亳州遇大雨士皆坐于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守  
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 初武功大夫忠州團練

使楊珪守濠秩滿渡淮居宿州聞金人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獻取  
江南之策越國王宗弼不用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堯聞珪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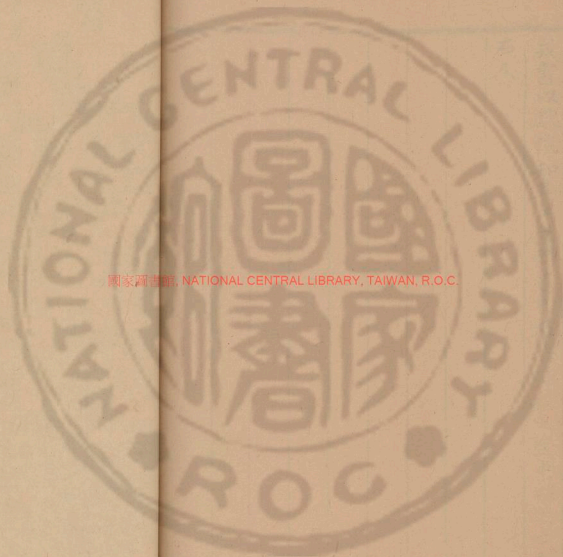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六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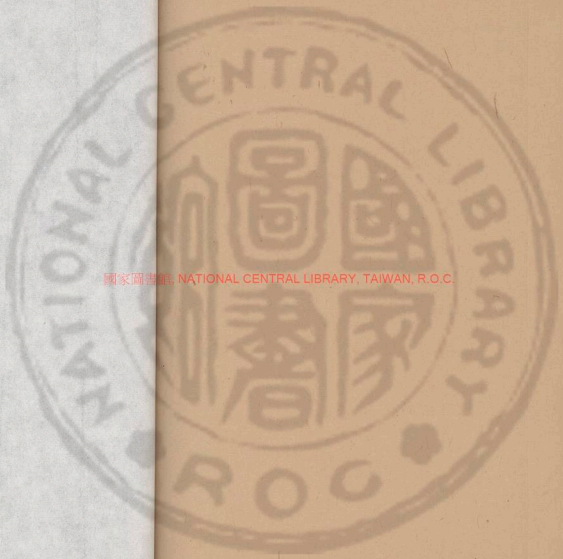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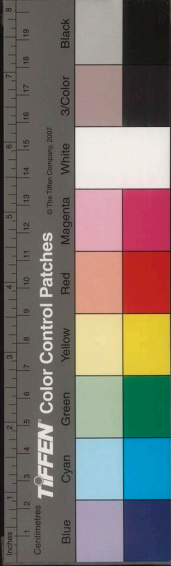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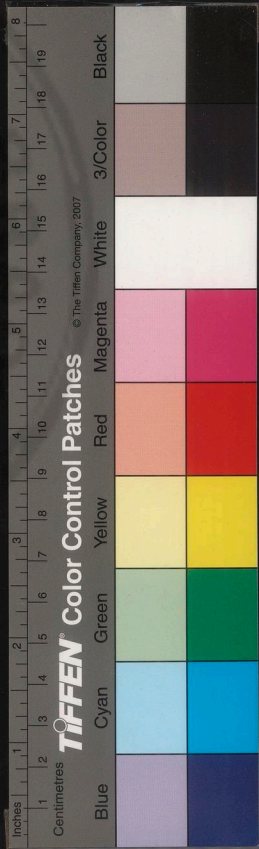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十年七月至  
十一年三月

冊四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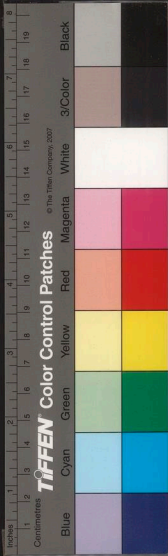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B.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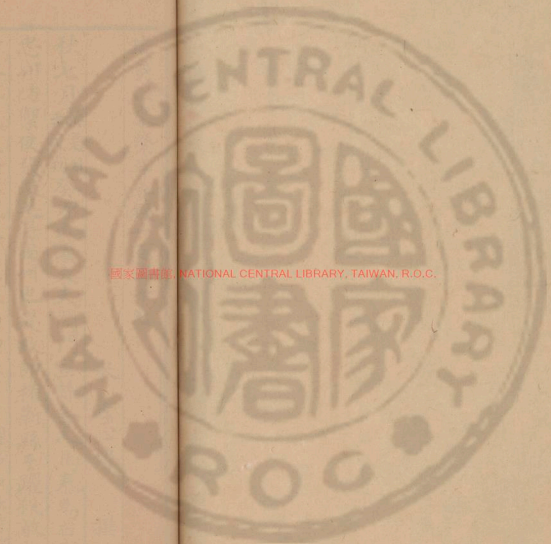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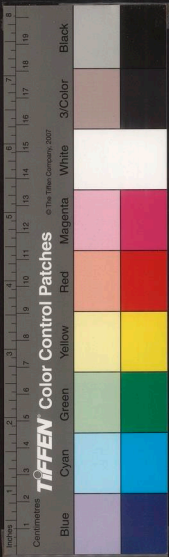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700 v.11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秋七月按是月癸卯武義大夫閻門宣贊舍人馬泰為右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張浚之得宿州也從政即權蘄縣于躍殺敵之在邑

者率其民來歸詔躍改右宣教即知縣事于躍事以林待聘外制集所書附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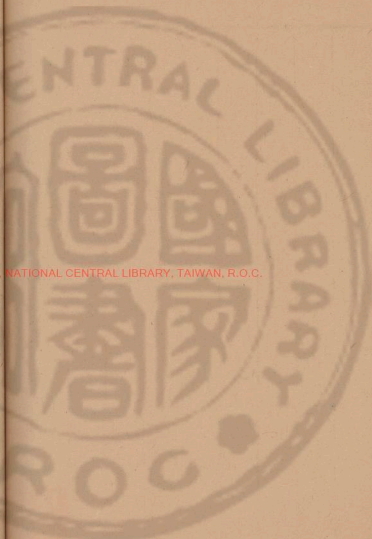
日湖北江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

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為河南尹李成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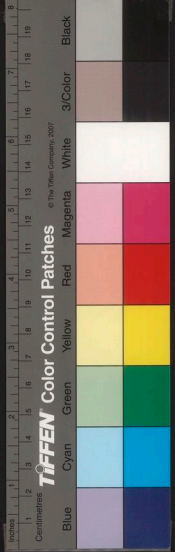
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甲辰故降

授文州團練使王瓌追復房州觀察使日歷及林待聘外制集並無瓌所降州名今定者書

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武節大夫閻門宣贊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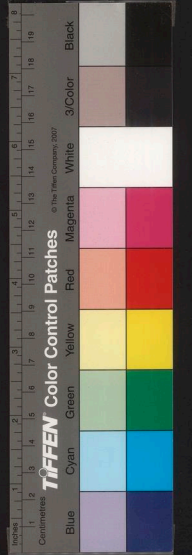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石  
 承奉即知汝州劉全咨為承事即興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  
 守遂就除之仍給直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遣  
 之二人皆林特聘行朝今日歷杜無李興除命蓋秦塘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序若虛自  
 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申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  
 敵人鉄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搆險以扼之朕謂不然蓋  
 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  
 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为然為今諸將奏  
 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鉄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  
 神武以人心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

陽興世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興世儒雅自將而更  
 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乙酉勅令所刪定官施鉅為尚書都官  
 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興  
 越國王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判官楊再興  
 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一而退 庚  
 戌曲赦海州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鑣與  
 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  
 具舟百艘載紫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  
 築浮橋及遣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  
 領官關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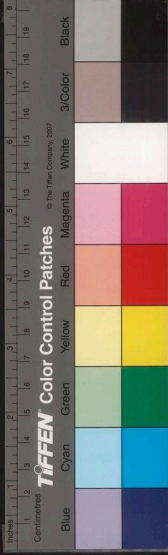
道及忠義統帥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  
 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興大  
 敵相拒且當盛夏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俊在彼可以乘間斷  
 其歸路其旨聞興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禹結到河東忠  
 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王俊復二縣據日臣  
 與辛鎮之捷同以入  
 月一日申刻 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  
 未得奉日 辛丑左朝散郎西京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  
 台州崇道觀利用自西京詣歸至鄧州詔釋其罪利用乞奉祠許  
 之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本娶  
 葛立  
 所養當考 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  
 中為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黃權知順昌府

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御史臺言朝議  
 奉直大夫見闕五十五員乞從上與放行磨勘詔吏部先次放行  
 三十員 乙卯左宣義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  
 先是之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彼  
 敵且衆固無能為矣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  
 事機密而陛下有一本仁義比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陛下有一忠  
 信比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  
 民如傷不憚屈己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  
 敵自元本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  
 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



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為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為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于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為失計而陛下今為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為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它人之奉公而名譽賢于己也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于己也且其平日猶或予

賄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為敵國邪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闡以外威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為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既入詔之道降官依街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若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于此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應天府路兵馬鈐轄准西宣抚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為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用張俊奏也 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于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款為





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傑知飛孤軍無援于是併兵以禦飛不能支吉急于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鑄置統制官雷仲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濶濶皆隘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此以道姓之遺史岳侯傳淮西從軍記卷修丙辰詔內侍陳映送大理寺治罪肥勞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兩遺之朕不以聞故抵罪 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秘閣修撰知虔州向子志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志事已乃命見六月己丑乃命出守 壬戌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閬門宣贊舍人馬泰為臬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緡田十頃第一區

秦至行在上台對遂有是命 直秘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

孺陞直敷文閣充淮北宣撫判官隨軍轉副使 是日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

下請還飛亦以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連

敵以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慮時皆南鄉旂靡輒亂飛望之口喙而

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穎昌去取騎追之時飛之

將梁興渡河趣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命統制

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

渡淮赴行在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

之 岳侯傳云侯在郾城聞為韓并韓將軍李人馬退走汴京侯欲乘勢追擊奏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投背蜀有諸葛二主復與





臣雖不才所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田種報前日之耻  
 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表列奉檄大怒已候加高常問  
 謀于上又與張岳楊沂中謀乃遣臺官振奏兵徵將少民困  
 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乘兵強將  
 糧食得濟與師北征一卒可定雪耻未晚此乃全之計時侯屯軍  
 於顯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  
 十三通令班師赴關奏事按羅汝楨此時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  
 為殿中侍御史傳所謂莖官乃汝楨也  
 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  
 文赴左藏為激賞之用許之通曰為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戊  
 辛酉臨安府火注朱勝非罷居錄所 右承務郎京東淮東宣撫  
 使司書寫檄宜文字曹需為右宣義郎賜六品服武功大夫武眷  
 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遣需等獻王山之俘于行在故以命之仍

詔押山回世忠軍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  
 今復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寔  
 是日金人遣翟將軍圍趙秉淵於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軍統  
 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去遂城南歸丁丑八月六日  
 丁丑申刻趙姓  
 之遺史亦以為 丙寅太常寺奏大祀祭服事上曰朕嘗考三代  
 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艱難亦欲改作  
 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秘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  
 設官之意朕近日多昉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  
 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肆肄習於是太常丞周執羔輯四聞閣  
 工器而樂始脩執羔弋陽人也 詔契丹千戶耶律溫特補武翼

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温降于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

姓趙用為殿前司將官

温賜姓在是月己巳

尚書省奏禪服人胡寅狀寅

于先父謚文定為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齋衰服祖

父祖母喪各暮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禪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

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於四月內收建州鄉人劉勉之

書責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

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辨謗一篇以投寅二弟

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大指宣荅書以曉勉之寅

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

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

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伯爾母氏劬勞願復以逮長立遂

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於汝之大義本末如此

汝他日於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別情義曲折至于

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

之離間之言為是乎今來寅禪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親世母以遵

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於此時當為三伯父追服此

寅所不稟子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于

貳正統非為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妄其世父故

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

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礼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礼部定





齊中尚書者或曰宣之始生也其母極而字之故宣有收存之語

云題之已見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錡為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

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圓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于朝也

若海移書輔臣且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

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眾使乘騎戰勝之後士氣百

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木可一舉而破甚無唯者今諸大帥惟淮西

最務持重不肯輕奔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端之路俾京西之兵

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

蒲板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寇帶而共降兀木可不戰擒也聞淮西

之帥得使還義士莫不歎息甚為朝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

團練使兼閬門宣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東京留守

司劾士夏穎等六人脫衣來歸詔文文解一次差充諸州劾士

辛未金將鶻眼引兵攻盩厔縣永興軍路經剗剗使王俊逆戰于

東谷谷却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

以力保閩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

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

已修里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遇熙秦之衝楊政在寶

雞趙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盩厔作寨臺制敵勢

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曾受僞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起轉



緣從僞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聞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宋魯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粟二千五百亦如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矣時政在至難撤離唱陰遣客刺政詐為降卒政覺而誅之初知商州卽陸奏本州密近陝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環慶經畧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經濟師綜言金州關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之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量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侵犯當併力捍禦于是止遣工部第九將官兵八百四十餘人分錢糧與之而已 詔秘閣修

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卽喻樞左奉議卽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尚書刑部員外郎凌景夏秘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與對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郟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蘭州州學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陳剛中送胡銓啓已見紹興八年十一月七叔度奏劄已見九百五十二月更不別出剛中知安遠縣據胡銓劄和義銘書叔度對移卽移一般差遣未知益為何官所言事謂何當考 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准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慮進一官陞直龍圖閣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為登州河禦使以其來獻



捷也。癸酉右朝議大夫直秘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准北宣撫  
司諫議軍事右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呂希常為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方侯高行右正言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統制  
汪原路軍馬張遠加贈開府儀同三司達中孚父也靖康間救太  
原死于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叔添歲  
卒改官各五員俟將來車駕還都日如用副使黃敷書請也。是  
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  
制官許世安奮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  
脛中四刀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  
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按此句與北監會編同宋史韓世  
忠傳作譚城無沂州字地理志皆

不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

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即刺史閔衛

州人世為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

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歡將王遂除派

州團練所丙子左朝散郎刘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為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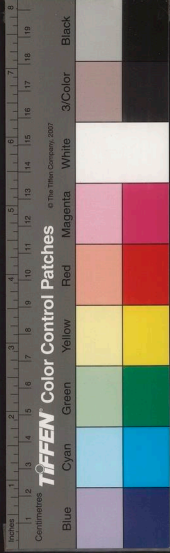
檢所喜改荐用之戊寅詔左廸功郎李彭年旌表門閭彭年廣

德人父母皆死于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即上其事于

朝政有是命南平軍言隆化縣射士吳沂廬墓詔賜束帛是

日知陝州吳錡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

二十五匹翌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己卯宰執奏





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于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是日世忠所遣說制官劉宝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鄒攪叛卒數千人宝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走癸未上與宰執論戡守之計上曰戡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机應變而已中書舍人王銖起居舍人兼寔錄院檢討官張嶧並兼侍講甲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被

旨因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所得指揮施行臣自承指揮其餘請撥差注陞轉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過官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浚知撫州右朝奉即主管台州崇道觀鮑貽遜知楚州言者奏其資殘不可用罷之丙戌左奉議即充秘閣修撰新知州張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偽之行頗能欺俗爾此趙鼎當國傾心附之驟從閤散躡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怏然不樂率先求去誓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諸路車馬郭浩知夔州

此除似因胡世將奏浩難以  
青成之故當求它書參考



副使楊沂中潰軍於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說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信故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係以騎兵十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濟相隅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于朝朝廷大怒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係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保裏梁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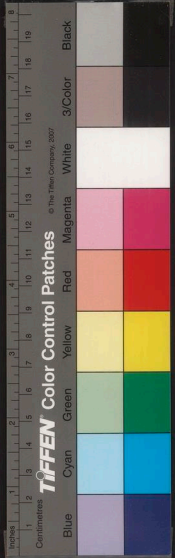
王濬紹興十二年五月庚申以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領陞淮東馬

步軍副總管蕭保同日以右武大夫黃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領陞帶京西南路兵馬鈐轄不知此事為何官職也淮南退保事今年九月甲寅所書泰州奏請及九月丙子所書祀永之降官事可以淮西宣抗復禦之即渡江取江縣復壘墜下符離撫定而許王言簡畧如北蓋諱之也又據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德下將航七月癸丑沂中方除淮北宣撫

戊子監登聞檢鼓院虞

在其後二十七日曠所云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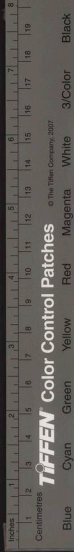
澹面對言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願遠方士人往往肆其鼓言上浼宸聽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茲實人主之職豈一介當輕議望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各件分別揭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納之意在此而不在于彼自今凡有獻諫必亟保人備來逐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事日亟為進呈庶前日狂妄之習自息從之 已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定錄院修撰范同





試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寔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張嶧誠中書舍人  
秘書少監張官守起居郎直秘閣李易守起居舍人祠  
部員外郎兼寔錄院檢討官朱翌試秘書少監名福州處士周  
朴廟曰剛顯用帥臣張浚請也黃巢入福州市得朴將用之朴曰  
我為處士尚不任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邦人至今詞之辛  
卯右承事即蘓籍為太常寺主簿填復置闕籍載孫也壬辰直  
龍圖閣知臨安府蔣璨典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滙兩易直  
徽猷閣奉鳳寺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陞直顯謨閣知慶陽府  
金人之犯慶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捍守事率屬軍民為國  
守計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于朝廷有是命時直秘閣潼州府路轉

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戾猜禍之國局者當圖敵  
積粟于鞏又積粟于岐其所以為此者蓋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  
慶臺之強兼雍州之地則蜀之于敵壤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  
以使請于朝廷詔岳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荆鄂  
走精銳出襄漢溲金洋以壓敵賊彼敵所懼又安敢睨蜀世將以  
為然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浚擊金人于盤屋縣東敗之  
甲午詔曾任戰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札前者不問久近  
如非降負並與封父母一次用言者請也川陝宣撫司同統制  
軍馬卻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收陽嶺敗之喜以切  
復為協忠大夫崇州防禦使右遊奕軍統制丙申武功大夫忠





文獻通考卷之...

州刺史黃閻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萬

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為國子監主簿左奉

議郎李綱為宗正寺主簿並填復置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益國

太夫人宋氏特追封兩國夫人 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陳耆老直秘閣知揚州既而耆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

州團練使知真州劉光遠代之 光遠之除日歷不見當求本州題名考其月日 庚子親

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宋起除名勒停張俊前自效先是金

人犯亳州起乘城走提轄官魏經率軍民拒守城陷經不屈死之

故有是命後贈經閣門宣贊舍人官其家二人 魏經十一月戊午推恩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誅事宰相秦檜主

罷兵台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

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柘柘處置使劉光世還他

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乙丑右

朝奉大夫知州何掄為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左宣教

郎鄭昌齡為太府寺主簿 丁未常任秩為司農寺主簿蔣及祖

為將作監主簿並填復置闕及祖之奇孫也 任秩及祖未知以何官除本藍題名及祖

十二年十一月除知江陰軍本寺題名不見任秩遷罷當考 是日揚政軍同統制楊從義初

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

是李成數為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都元帥宗弼得蕃漢軍

數萬再聞之度眾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寧之白馬山 己酉



文獻通考卷之...

卷二百三十七

十四

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飛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  
當較功賞役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于朝廷待大將亦自  
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當必待有功乎若必待  
有功而後進官所以待士卒輩也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及之  
唐成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 右正言方俟高  
言今邊隅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  
文資祿其子故高有是言不從 癸丑親衛大夫華司州刺史統  
制忠義軍馬李同為忠州防禦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知同  
州兼沿邊安撫使同因守蒲城不肯降敵故胡世將奏用之

楊政軍統制官楊從義卻俊統領王喜敗金人于沂陽 甲寅泰

州奏乞移治泰興縣沙上許之 楊沂中軍潰許淮南州 乙卯尚

書工部員外郎高穎試司農少卿兼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岳

飛請之也日歷不書兼參議 直徽猷閣陝西轉運副使霍龜坐

擅離職守及守受饋送落職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其饋送仰歸還

丙辰右朝請郎京東淮東宣撫副使置司參議官刘阜氏直秘閣

阜氏自軍中來奏事以例除也同日有旨陳捕除落過名按捕自

司參議官落職監澧州酒務丁夏不赴明年古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副使置

二月庚辰以同官飛朝見或即是時復職也 丁巳詔川陝改官

人許就宣撫司放散奉主申吏部驗寔給告用成都府路安撫使

張憲請也張浚之為宣撫使也令于所在州保明放散胡世將為  
副使乞放還省部吏部侍郎周綱言川陝道遠乃令赴逐路漕司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公參理為到部至是因素有請遂以其事付宣撫司馬 秘書省

校書郎范如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幸苗臨安火延燒

省部倉庫翌日輔臣奏事上曰累令撤席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

已戒內侍如敢不行比眾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

內侍堂吏奉行則眾不敢違矣 未勝非秀水閩居錄云趙鼎准

泰檜註相用術尤精九年舍人還河南政地檜托言計備使凡

常賦之人多歸此皆此時所賦日月增學而賜資使備權校檜灼

公庫失用度既廢賦入不絀十年下令云奉兵擗敵須備檜州郡

訟率錢編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充者所歛稅激賞而兵未賞奉百

治急行除破蓋使取既多見物無几幸火以滅五無復稽考者王

海當宗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十月十六日丁丑臣僚

上言在告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示變益不當在不敬

更俯參此於是參知政事孫近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詔限五

日後亦不果行焉 無典十一年七月八日甲辰臣中上言去年臨

草屋寬留地步致朝者限五日與拆及知府俞侯取京近道云未

得毀拆待近再取旨蓋朝一掃多堂吏所居故也姑附此書

考壬戌言者奏頃年獻議之臣有以畜量之說而悅我徽宗者書

之史冊又足以虧孝治之風比者特罷畜量士大夫羊豕莫不歡

呼鼓舞以手加額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送溫補官入和邑經閣陞許親

量之法盡廢矣 兩日乃何鑄乃侯尚上殿 直秘閣知臨安府

張匪復為兩浙轉運副使 直秘閣知揚州俞侯和臨安府 直

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 蔣璣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癸亥上曰

朕親自昔守令能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傷之





自今縣吏有能稱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

而民被其惠矣 乙丑詔獄官縣令不親定牢者徒二年著為令

丙寅左通直郎知無為軍稅永之特貶秩三等先之永之乞移

治江南詔不得越境已而永之以書抵朝士言兩淮之民方且歸

業若降移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樞密院言其鼓惑眾聽故

責之此亦與今年八月丁亥所書楊沂中軍清事相關 戊戌秦國軍節度使新知夔州

郭浩移知金州仍日帶行永興軍路畧經安撫使魚樞密院初統

制節制陝西河東馬蕙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 親衛大夫費

州團練使知金州范緯移知綿州仍舊帶行環慶路經畧安撫使

魚錦威茂州石乘軍沿邊安撫使 後宮劉氏為紅霞殿十三年六月甲

年轉司記十六年五月戊寅遷才人十七年二月己酉遷婕妤  
好二十三年五月壬子遷婉二十四年正月丁丑封貴妃

左中大夫劉大夫以優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任右正

言万俟卨奏大中罷端盖懷怨憤幽囚其父壹爵而頌遂請之既

而遺表上贈左正奉大夫官子孫如故事言者又駭之乃止大中復職

在十月壬辰贈官在十一月戊戌朕奏在己酉今併書之以見秦檜用意曲折 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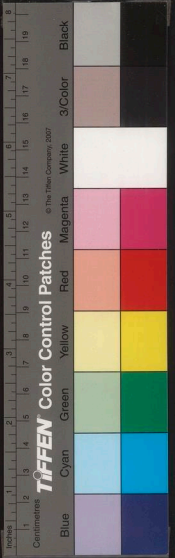
以朝堂恩封華國公 皇兄嚴州觀察使叔王奉益王祭祀安時

特邊寧遠軍承宣使于是親賢宅宗子十人並進京 是月金王

宣毅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右宰相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

告宇文虛中虛中以告希尹不以為怪及是坐誅初希尹與慶在

兵間皆背國王宗弼腹心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素出其下至是



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為也苗耀神麓記國新母

曰國新乃三十四身長又八餘吉如巨鐘創造女文字軍旅之事

暗合孫吳初烏珠任和州帥府已朝辭眾幾于燕都烏珠甲第

在開散輝惟國新社留考酒德烏珠首曰爾輩輩豈容我嗎哉

之軍烏能有凡何天下之兵皆戎有也烏珠俾醉如廁急走騎告

泰國王宗幹云兄授我宗幹與國新素厚遂言語盡獲之國新竟

有酒豈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苦皇后如前曰

叔且行容款奏帝求烏珠還行后具此語苦東皆使烏珠親弟燕

宗留守紀王何魯道烏珠至良卿及之烏珠至密奏帝曰朕欲誅

此老賦父笑奈秦同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后沿路險阻處今朕

居止善好處自詐已納凡我費月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

入國新所居執而殺之賜死四子并蕭產父子皆被誅

黨連坐者數百人奉使徵猷閣待制洪皓嘗與希尹持論幾被刑

宗弼知之故不死金主亶遂進宗弼為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監察國史領行臺尚書省事都元帥如故

以洪皓記文張匯節要

兇克小臣參修宗弼所

除官編紹興講和錄明年九

月烏珠第一書給銜如此

北溪集卷之三  
卷一百三十七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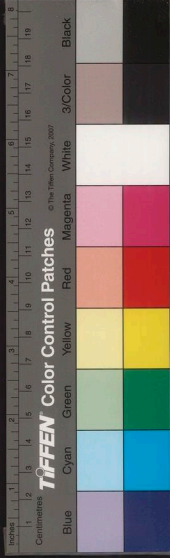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秘書省正字溫革監登聞檢院馬瑋罷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外任庶幾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朝請大夫范頊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成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代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秘書省正字溫革監登聞檢院馬瑋罷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外任庶幾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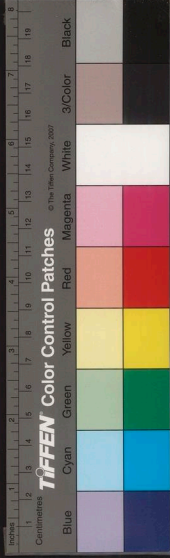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

左朝請大夫范頊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

成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

車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

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代州



丙子河東府言永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壘列損動及松檟栢株  
有為然所伐者詔本府如法補飾

丁丑言者論每遇宗祀之秋必有儆戒之象或六飛順動或鐘鼓  
侵陵今又大火示變故當正厥事以應之恭以皇祐詔書合祭天  
地並配祖宗此陛下所用宗祀之彛典也而辛亥歲祀卽卽官有  
立議止以太祖太宗並配者是時宰相力主是說違詔書經宗廟  
之罪卒自當之且太祖開萬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難而和我戢  
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臣願陛下參之羣言斷以獨智以合皇祐  
聖詔以慰在天之神以垂萬世之法事之當正無大於此者誠如  
是則天意格而災異銷矣詔禮官詔討論申省後不行

戊寅尚書右僕射魚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上紹興重修在  
京通用勅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河北路統制軍馬李寶至楚州先是寶  
與其徒曹洋等自興仁泛舟來歸過徐州捕金之戍卒七十餘人  
及淮陽為軍守將所逐寶射却之時韓世忠在楚州審與其徒婦  
之世忠大悅

丁亥直秘閣提奉洪州玉隆觀范直方落職與遠小監當直方以  
司農卿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計議軍事至是右正言万俟卨  
論其怯懦沮師又言軍之進退必觀機會而乃昧于興奉之謀而  
為保身之計政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是災中金人驅楚  
泗間時張韓塘兵于高郵敵誓于眾整師



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破文鋒之際風雨大作敵眾  
辟易散走損折甚眾因遂乘凱旋師厚直方謂將之雅也為宋議  
軍事策云馬和飛上韓五乃得  
巽二卷六之力耶閣者閣堂

御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

法詔免文鮮一次文獻泉州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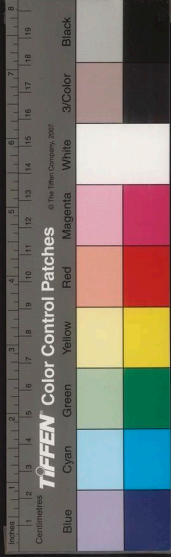
己丑徽猷閣待制知信州劉岑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观建昌軍總  
寺以臺臣論其歷守三郎妄費官帑以市私恩故也仍命司農寺  
丞季椿年往鎮江府信池州點檢侵支妄用錢物申省左朝散大  
夫沈該行軍器監王筠填復置閣  
廣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新知宿州王進改知濠州武功大夫貴州  
刺史王存知光州進之除宿州也乞台州兵馬鈐轄印青為奉州  
鈐轄至是復與青偕之濠梁也

辛卯詔川陝官員陳乞畢恩轉官磨勘奏荐封贈循資致仕遺表  
恩澤依得考令者令宣撫司施行以朔世將申當也

壬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  
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  
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元木

戊戌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  
使提舉詳定一司勅令華國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  
封衛國公直顯謨閣知度陽府節度鄜延環慶兩路軍馬宋萬  
年陞敷文閣待制錄守城之勞也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萬中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奉





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以為趙鼎當黜沒引一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曰者陛下斥逐充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名之甚者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尚存恐非所以明好惡一觀聽故有是命

唐子熙河經畧司將領惠逢與敵遇於野龍敗之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薨賜諡忠惠十有一月按是月辛丑朔壬寅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子獻卒

癸卯尚書倉部員外郎陳膏秘書郎吳傳並為監察御史

戊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琦擊却之喀齊喀洛

索孫也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縣

己酉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為者烏珠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也右宣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以正由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今乃云謹按又云姑撫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為天下臣子貪墨不體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頒真宗御製文武臣俺七條于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奏乞措畫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



皆寤寤惠矣起居郎張官尚書吏部侍郎起居舍人李易守  
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為起居舍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  
殿前司催餉軍統制韓京陞充本路兵馬副總管汀漳慶吉州  
捉殺盜賊時刺盜謝花三為亂故命京討之仍聽福是大帥張浚  
節制壬子皇伯鎮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應為保平軍節度  
使以令應曩任文資積開特選也

癸丑兵部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坊文修充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充敷文閣待制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  
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  
郎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乞詔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章制上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  
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宗万年乘城  
拒守會岳將以檄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以所  
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忠植曰若本  
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  
里于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  
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  
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于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  
遇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雪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  
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雪吳縣人也丙辰賜成州





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福兩游田二十頃 丁巳監察御史楊應

守尚書司封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允定行監察御史

直祕閣知臨安府俞侯陞祕閣修撰以俟每對便殿論功事机

故也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

不臧恃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良

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旋為敵人所得惟塗炭吾民且

須深思熟慮策出万全一卒而亟敵則州縣皆為我有矣何必每

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為中書門下

省檢工請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施垌林正並為左司員外郎

監察御史錢業為右司員外郎 左承奉郎何逢原為祕書省正

字免官試 辛酉御史中丞何傳論荐各改官之弊以為多以親

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

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閱陞改官各以四考為

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并庶宸後之

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 嘉泰四年四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甲子右正

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

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奉附種行則糾升之種戶

種給于民散歛之擾率以為常欲望逐路遷柔強明監司一人遍

何郡縣應有營田去處嚴寬均放其帥臣隱蔽不肯公共高權者

並許按微以聞上曰高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則不





欽其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斂民之為

會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詔判北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勅萬

人時錡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遣軍罷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即色

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蠲其數目詔工部措置 是月宜章洞

民駭科文遂犯桂陽彬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

趙性之遺史在十二月今依紹興十二年四月 十有二月 按是月

月二十四日湖南安撫司所申附此月未 癸酉左朝孟散即若若谷為司農寺丞若谷若水兄也 徽猷閣

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趙勳事祖信家大縣其妻凡數日曰尔家知潭

我以致構抑而死祖信守潭 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

后冊宝於慈寧殿寶用金冊以珉石冊文恭知政事孫近所撰而

上自書之禮畢上還賀于宮中羣臣還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

童既非已施行者及边防攻守等事並毋得雕印尚書礼部侍郎



農師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  
 于朝詔贈官特贈賜謚太常謚議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節顯  
 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擬法忠植當謚曰忠然  
 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謚法能濟于志曰義義能固守曰節請  
 改謚義節從之忠植再定謚在明年二月丙申今聯書之 戊子左朝請即勾龍如  
 淵復敷文閣侍制左朝奉郎劉一正呂本中復秘閣修撰並仍舊  
 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王晉洪州王隆現周葵復直秘閣  
 辛卯秘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侍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  
 奉郎監廣州都監倉施庠臣復直秘閣興宮祠皆用刑部檢舉也

言者奏奉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庾臣失尊君之礼于是二

人復取之命臣罷本中復命在是月癸巳庚辰 癸巳武畧大夫耿

著復為左武大夫用韓世忠奏也 樞密院劾士吳揚特補下州

文學楊河南人用守將李興荐而有是命 甲午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為廣州觀

察使已未媿好張事氏才人吳氏並進封妣儀 言者請令請大

帥各存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勇怯眩皆孰知之僥有使

令便可抽摘何用荐奉職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績降

朝旨使人合理者哀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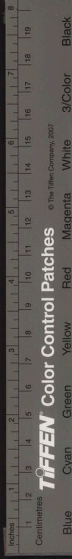
五卷十九年六月 詔左承事即陳淵已復直秘閣指揮勿行以言





者論淵與呂本中各以朋比得罪不當與註誤之人一藥前被放也丙申新除權尚書工部侍郎郭孝友卒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右奉議即樞密院計議官王楊立以久擯本院檢詳特官其子入後不能為例丁酉命殿前司前軍統制王滋捕東陽縣魔賊上命大臣諭濟舟多殺未几賊平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年時享並用一羊至是殿室已展修故補有請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晚年猶嗜色每諸將招之飲必使妻女奉觴為壽世忠連日酣醉而後得通忿之臨安有甲妓韓婉者美而慧

通以力致之世忠聞而以屬意通不能吝遂獻于世忠一日世忠與水鏡剗郭宗儀會于通家世忠暫卧通以手扳其佩刀宗儀溺其手曰不可世忠覺大驚奔馬而歸通與淮陰統剗官崔德明不叶世宗即召通斥為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為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血眾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教通擅離軍之眾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河死人皆惜其勇忠後亦悔之按世忠生日在此月癸巳不知通死以何日胡且附月末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著漢教萬眾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污者





卷一百三十八

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  
賈黃榜招興以秦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敢立斬其使以檄  
問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  
泉源皆溢盛知興志不可屈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為久居之計興  
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是歲河南王忠民卒忠民  
既辭祿事具結三年依董先事于豫章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  
知當散之偽境俄而知常為侯人所執忠民坐是編置閩中未幾  
得釋金歸河南之歲三詔成武軍津遣忠民遣朝力解恩命罷歸  
及是携家來居臨安卒年七十五北據林泉野記修入金人既復取河南地  
猶慮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妻妾丹之人皆

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  
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  
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至此不廢此據張棟金國

誌修入不得其言故附於取河南之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

歲次辛酉 宗璽皇統元年

金應

春正月

月 按是日 辛丑朔

壬寅右文殿修

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

者十年軍用得以母之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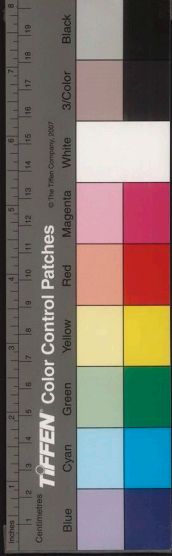
開條畫宴無敢變更者人僥其能然議者外開竭澤而漁使後

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權酷激賞一時絹布之征遂為西蜀

常賦故雖素減經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

揚從儀敗金人于渭南丁未直秘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門曾讀郭子儀傳石俊對采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D.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

歲次辛酉 宗璽皇統元年

金廢

春正月

按是日 辛丑朔

壬寅右文殿修

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

者十年軍用得以母之一時賴之開既歿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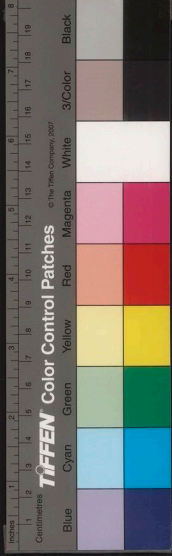
開條畫宴宴無敢變更者人僥其能然議者外開竭澤而漁使後

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權酷激賞受時絹布之征遂為西蜀

常賦故雖素減經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

揚從儀敗金人于渭南丁未直秘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門曾讀郭子儀傳石俊對采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D.C.



上諭云子儀之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  
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  
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  
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  
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苑自順昌戰敗而歸遂  
保汴京留史宋毫出入計鄭之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  
亦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  
待之後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中興聖政文臣曰將帥驕養自  
速顛濟以經綸之訓易斧鉞之威使虎豹入關鷹鷂加羈細駕  
馭之法盡于此矣高祖不以古人責禮豈徒其補則亦不無大之  
過也先是韓世忠易物鎮節賊上手子儀傳  
編賜諸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問後焉 辛未上諭大臣曰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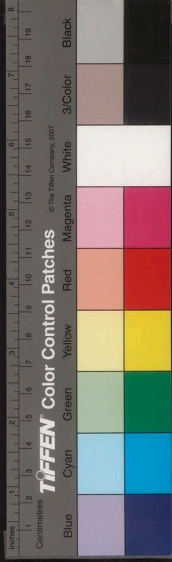
辛未上諭大臣曰李

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敵若犯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  
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  
考其寔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考之皆無寔迹諛者遂息近曰  
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秘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道  
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  
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戊子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軍  
統制劉寶為江州觀察使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  
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難流小徑為珠入犯己未命  
劉錡統帥部渡江樞密院按察  
西從軍記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止變工按察  
已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被命但凡日出師耳克恐小修朝廷  
間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陷壽



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眾 禮部尚書蘇符入對因  
論易同敵相雁向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誠  
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敵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  
然誠心出于天合者不問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饗慈寧之養甲子  
上語宰執且曰符頗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迂濶而理有必  
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木水美齊威公而戴之衛國風何也奉檜等  
威公專對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  
載之衛國風掩等句仰見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刪詩之意非誇儒  
主政治本原出于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於不得已者  
則以孔子之心恕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特樞密直學士  
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倫德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

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闕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臣曰城  
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眾而南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  
輕騎追錡相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為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  
追騎望見錡旂旂遂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  
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関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  
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為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為安危  
錡既得東関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  
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奇蓋懼錡之乘其  
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此以淮西徵軍記及趙姓之遺史參修記不  
無守臣倫德之具皆闕則師古同奔蓋諱之也然陳規卒城中  
抗規不為無助故盡因其語書之戊辰金人陷高州先是右副元





卷一百三十九

帥薩里千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卻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已准北宣撫副使揚沂中以

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

姓之遺史稱是月揚沂中以兵三萬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 出正而日歷無之然克小歷五浙中自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己巳至甲戌又六日故附于此己巳正月晦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尚原昨來謹

和以前為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人再犯陝西至今

和尚原尚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已占鳳州在裏隔

限軍馬來路不所以薩里千等三帥日近會合軍馬觀其來意

必欲取和尚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

守約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

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緣糧盡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尚原所

積斛斛不少緣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

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糶外僅有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戍兵逐月

口食若調發大軍不免闕誤今合據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措

辦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任以來除漕司年計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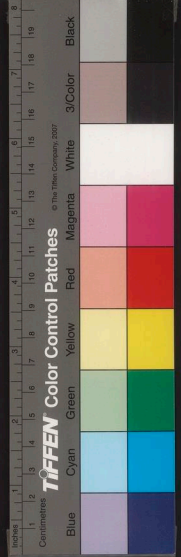
於仙人關一帶自行措置取糶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

米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內支撥以產直口食募軍民艘

運然上件米解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

置契勘興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章

處自今年夏料據和尚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積





那送納本近因歸投蕃軍稱說昨來鶻眼與王俊於東路浴口相拒薩里千使銀牌天使諭鶻眼不得出兵且守定王俊糧盡自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又欲用此計困和尚原官軍使糧盡自退要預備以伐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官猶以為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除官告補牒計價二百萬緡充補邊糶本于去年八月上件告牒到司已是金人侵地其陝西斛斗不曾取糶兼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敵乞朝廷却行拘水只乞換度牒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糶買般運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金人侵犯以來尚猶膏糧赴楊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往有與販米麵之人臣先行措置

將銀絹錢引二十萬緡遣官屬前住同楊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興販者剽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般運尤為省費并與吳玠等熟議以為堅守和尚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敵眾則陝西可以收復璘等必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應副契勘和尚原所係利害至重令米川蜀士大夫議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疆不若棄之只保仙人關殊不知一失和尚原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頓失險要其間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為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顧其害又謂和尚原形勢吳玠尚不能守而臣以一書生乃欲力保此原多以為非殊不知臣致力保此原蓋是與吳玠楊政等諸將佐論至熟璘亦謂其死昨失和尚原本非得已今幸尚可保守須據



此地以待勞期破敵衆然後乘勢圖復陝西若失此原則璉等  
枝梧亦自費力其言頗為精確蕭本司探事使臣林常舊與撒離  
唱下蕭少尹相熟見本人說帶來正軍僱軍保甲共五萬餘人本  
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諸處探報元帶甲軍從  
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  
萬計今若據和尚原之險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  
入決可大破其衆今來為大敵對面見一面措指其間不無勞費  
要當權利害輕重按世將此法必已知據檢有割二月庚午朔辛  
地來和之意期故詞丁事如此

未夫果州團練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游奕軍統制武糾知襄陽  
府召靜江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劉錫赴行在壬申起復通侍大

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充慶州路兵馬鈐轄蕭惠珍州南平軍

沿邊巡檢使田祐恭陞領奉寧軍承宣使癸酉准西宣撫司統

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都帥宗弼既入合肥建寧府諜者回報金

人已舍犯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起裝猶未起發江東

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豫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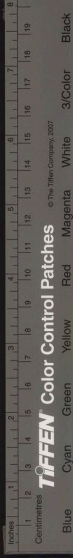
敵已逼舍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

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

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謹謀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

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衆甚莫敢前德

驅之進擢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





趙姓之遺文二月巳卯王德渡江入和州熊克小歷二月甲申張  
復夜絕江與劉錡聲援相接巳卯初十日甲申十四日也日曆不  
書復利二月四日據今年七月八日置攻房開張後乞陣七人推恩  
狀云自二月四日東石渡江措置攻復和州初六日雖和州五  
里殺馬初七日舍山縣東復抗初十日水復濠縣十一日全椒縣  
東大破賊馬十四日復昭關十八日拓軍大破四太子二十日夜  
取復廬州此所申黃為詳密今並據之克又游騎在無為軍和州  
淮西隨軍記云飛後遣先鋒至舍山縣金一縣騎是日武功大  
者皆退則據和州者非烏珠也後奏捷狀亦正統是日武功大  
龍虎大軍韓將軍三路前統等前來侵犯今從之

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  
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携  
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維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  
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  
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維士卒縛腐尸噬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  
隆觀鼓之呼鼓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維春亦破之於洛南  
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甲戌左宣教郎  
李朝正為大府寺主簿 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  
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  
江南杜充書生遺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  
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竄江  
則我兵皆乘其後今廬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  
卒如上所料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進集英殿修撰先闡州  
諫議大夫當籍待制是日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鎮國  
特已上第十五人 大将軍韓常于舍山縣東敗之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





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李橫復取巢縣庚辰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梁揚祖陟顯謨閣學士以楊祖擒捕虔吉諸寇殆盡故也左朝散大夫蔡伸知和州星夜前去之任辛巳直秘閣知秦州王喚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壬午太常謚故瀘川軍節度使劉仲武曰威肅為其子錡故也是日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犯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適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

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誘篁竹間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得斷其歸路 癸未中書舍人兼侍講實錄院同修撰張焜罷以殿中侍御史羅汝楨諫焜初聞警報託假衆居故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 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上大喜是日劉錡自東閣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守會兵取倉山縣復奪昭關甲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馮楫知邗州是日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臯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



拓畢鎮敗之前一日騎行至拓畢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  
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湍暴敵斷橋以  
自固列營拓畢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騎軍步意甚易之  
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騎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教隊  
過橋皆卧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玉  
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鉄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陳趙姓  
史熊克小雁皆稱烏珠以鉄騎十餘萬夾道而陳按三宣撫所申  
止捺刑王韓將軍王太子大兵及自廬州前東路軍馬蓋烏珠  
自廬州濟師非其親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  
出也鎗之克小誤達中自騎兵有稍却者德曰朕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  
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虜陣動有一師被甲躍馬指書陣隊德引

弓一發師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柎子  
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  
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  
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而騎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  
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  
端已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騎謂德曰昔聞公威  
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妻章氏即抗妓張穠  
也頗知書拓畢之投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  
問家事為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授論賜之章  
事以趙姓之遺史修入姓之又云章氏加封雍國夫人恐誤按  
程敦厚外制集章氏明年方自淑人進封周夫人





已丑官軍復廬州金人之犯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  
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團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  
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模得千人等馬家渡及是宗弼麗瓊以輕兵  
來犯不得渡而還 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邊報至人言非一  
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  
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留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 是日張  
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域外 壬辰柘臯捷奏至 癸巳起  
復武功大夫夬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降三官令董理本州自劾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宗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  
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

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內

侍省都知陳永錫乘傳往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宣勞甚渥中興

聖政河補龜澗曰敵之戰于柘臯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勢豈可當

哉張俊楊沂中等是之視其晝夜疾馳敵援相擣民兵圍結分

據江津武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猶武據和州以逼敵之要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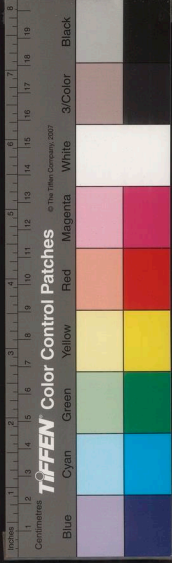
卒使諸將提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印兵興以來未

有今日之盛又豈 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已復商州丙

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遷初建康屯重兵歲費

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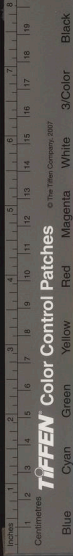
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之故諸





防也中興聖政何備適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末嘗傳事於  
列至之無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死  
兵備而張戒教論邊事謂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  
上亦論曰此極當之論也九月上謂大臣曰敵難講和戰于之備  
向可必死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暇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  
淵謂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  
當以備為主十一年上曰虜退便當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  
事有備常為寇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以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  
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  
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觀講寺院變易度牒共得  
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今學  
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將進 言者請兩淮控扼去處其  
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任人不可倚仗者並別與差遣從之

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臬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  
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  
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  
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為避  
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  
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  
於朝廷乃為北軍游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  
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  
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旂蔽野是時進有兵千  
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棧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



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  
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  
有隙故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各軍不  
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  
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預無決但聞俊沂中  
議欲毒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為合肥而濠州自金人  
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  
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  
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  
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揚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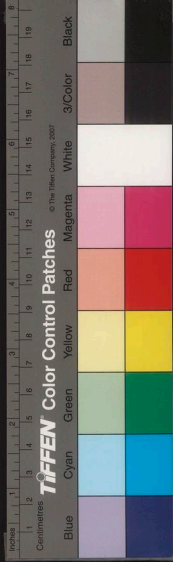
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  
東西漕臣胡紛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  
臣張滙繼至會集于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於  
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畢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  
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  
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副善蘇符薦持議  
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 直徽猷閣知印武軍主洋言宣和二并  
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蒙恩詔貧  
之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  
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





無間貧富凡孀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  
差役一年候生子曰無間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斛縣丞  
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孟  
義倉米本不出糶今州郡尚有積腐去處一郡歲發萬斛可活萬  
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級任獲強盜七人便  
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十人俾之改官亦豈為過又義倉  
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  
度寔可經久上覽奏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  
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  
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十五年五月戊戌給義倉米是日平旦楊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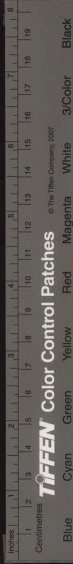
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謀報虜政濠州甚急俊甚然  
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適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丙午  
德音釋壽春府廬和舒州無為軍管內雜犯死罪已下囚是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  
金人于閭賢驛敗之丁未遣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  
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  
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為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邵  
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上與屋  
瓦皆震天石如雨進所部皆闖入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  
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置巨兵馬鈐轄邵宏綽城投降拜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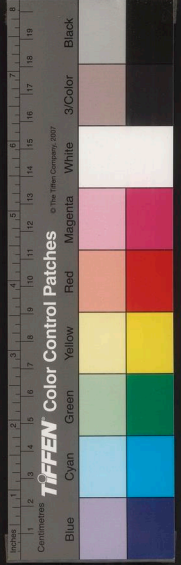




以城中虛寔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大焚其樓櫓倏忽皆盡敵乘  
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事遂執金人縱兵焚掠夷  
其城而去燕克小歷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記所云也  
按紹興講和錄高球等六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  
既已貨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柱之  
趙史稱進被執與烏球書同今從之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  
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後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  
日兩府何以處沂中曰廝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  
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  
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  
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  
盡散處遍野此危道也敵人雖說計莫測不若據險下塞壘地哉

本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為後圖此全師保勝  
之道顧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昂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  
精銳旦日入濠州後遣斥候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  
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火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揀  
皆無所見後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  
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  
黃連埠特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  
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渭德曰如  
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  
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





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

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眾此據淮西從軍訖修入道碑云在軍中復

遣三十萬至濠梁敵議欲擣山陽竄唐陵絕江而南王慮深入難

制即以輕騎迎之據其衝敵却不得展遂乘勢擊之于州梁橋敵

勢崩壞戰屋卻王謂眾曰吾士氣方張賊此餘孽猶入上肉若西

勃絕之可使二十年不敢後魏淮梁今橋閣岸峻河流激深東西

隘林木障翳可以拒敵於是奮橋為隘鼓象而出於是敵三路並

至王忠勇奮發示士以必死進所敵營自午已塵金戰至夜鼓動死

數十合士皆殊死鬪敵復大敗流血野可高珠斷橋以道獲所遺

甲器資儲以億計按此所云與梁泉野記等語書全不同蓋贖經

飾言之不取已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日歷世忠申初十日與賊

隊直逼淮北世忠亦據濠州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敵別將數萬

屯定遠王連成間以輕騎追之韓戰數日高珠中克敵別將數萬

梁大潰遂奪鍾離以諸書參考鳥珠此時不在濠州又金人既破

濠州即焚掠而去不待官軍救復也碑之所云皆非其實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

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

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後達魯既死直宗詔諸將按兵

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眾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

為意乎初敵之入犯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

還乃以乏糧為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

與秦檜皆恨之御劄以王次翁敘紀所載修入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

夜遣游奕軍統制劉蜜率舟師所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

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亦龍洲水淺

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舡諸宣撫速歸我趙崇也諸



欽定四庫全書

軍閭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

岸且射且行於是天着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水漸運至

淮岸未及柅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此據趙姓之道史

志申狀乃云十二日三更後遣劉寶沂流再往濠州兩岸攻劫賊寨至十三日終日接戰萬戶以下共折萬餘人馬數十匹與姓之

所云合也是日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初張俊以諸軍

至黃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管辛永宗還建康督糧永宗至江

阜不肯渡坐于民舍呼邏卒採勝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

寧二縣民夫運糧人持六斗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所負之米

于道側而去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敵之始入也上以御

劉賜三京招司部統制李顯忠令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

功當建節鉞比敵退顯忠尾之至孔城而歸癸丑張俊引兵渡

江歸建康府是日朝廷得俊與楊沂中報言初八月王進與著賊

力戰大獲勝捷初泗州丁未即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

太平州楊沂中之敗于濠梁也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

伍整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廬陽駐軍具奏聽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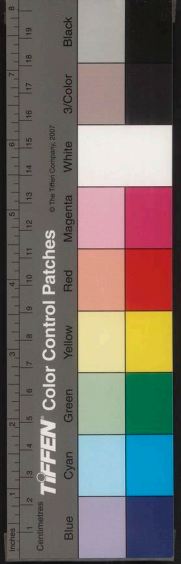
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戊午宰執奏御史中丞何鑄論牧

馬地事上曰已優支地價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費朕恤民可謂

至矣况湖上地半是冒佃不納租稅可令臨安索契而賒凡無契

冒佃者明言其罪而恕之非特免罪更給公據及優支所費使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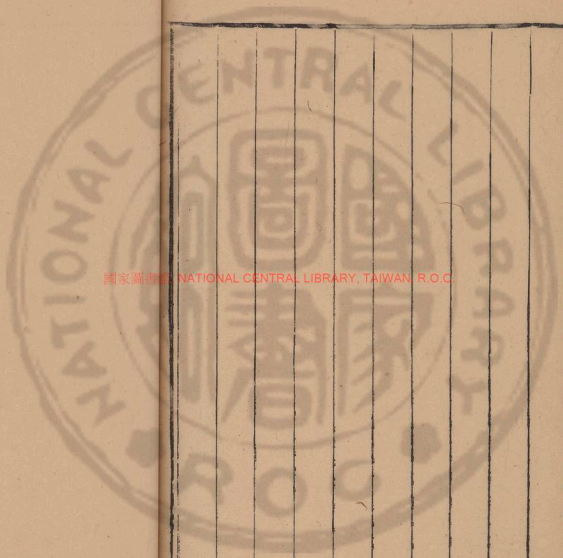
曉然知朕心也唐申詔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右護軍右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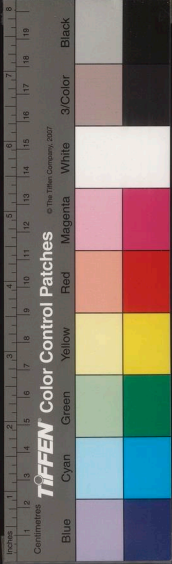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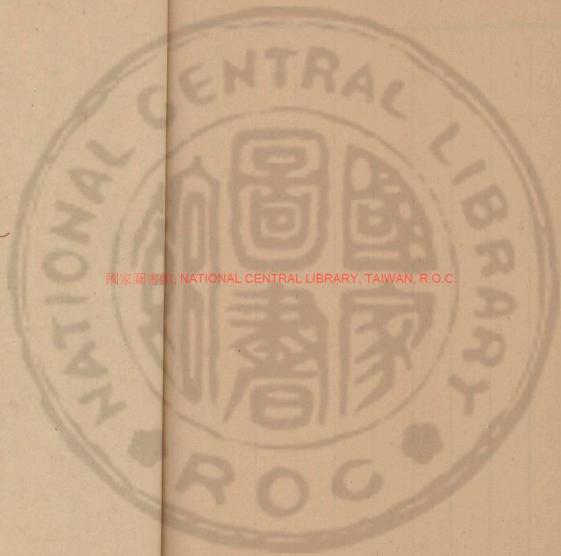
統制程俊旌表門閭俊之少也其母郡氏陷于夏國俊朝夕號泣  
願以財贖之遇秦薦則先其請弟又聚族百餘人而養之成州守  
臣王彥上其考行于朝故有是命直秘閣新知常州秦梓知湖  
州辛酉左朝請郎魏石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石初免喪乃命  
出守甲子行營右護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陽之劉坊寨  
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初以偽命補官歸朝屢有  
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宏贈官在八月丁丑丁卯右宣教郎宋  
汝為添差通判處州先是汝為自北境間行投岳飛軍中飛遣赴  
行在汝為具言金人情偽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  
武備秦檜聞之不樂至是檜禮部尚書魏行力言于上乃有是命  
既而上憐其忠遷右通直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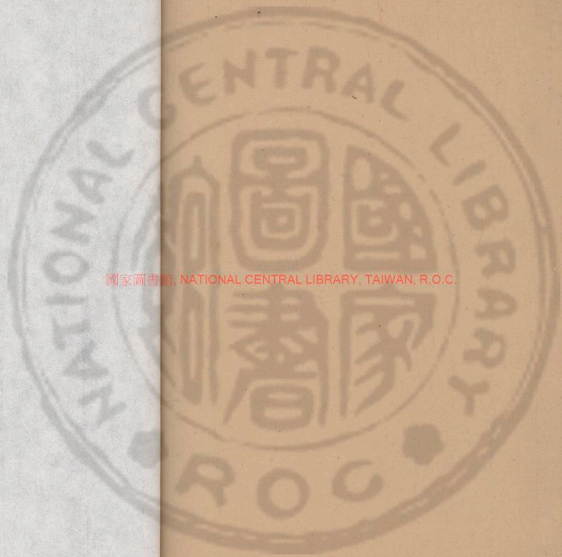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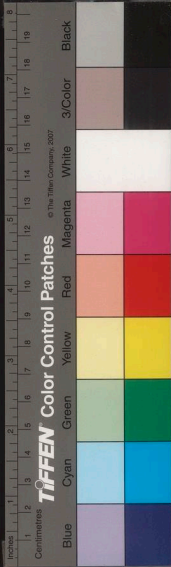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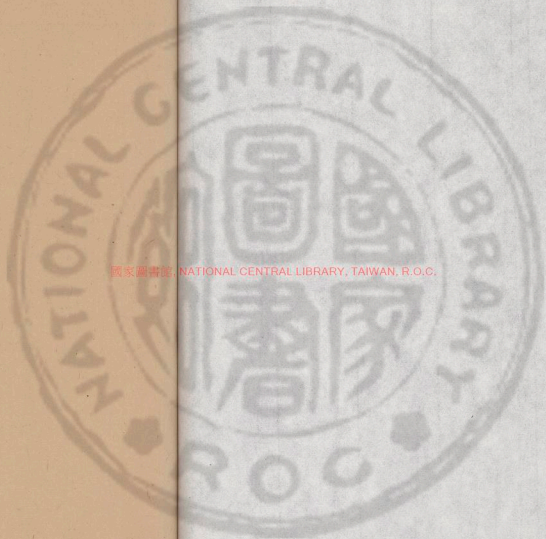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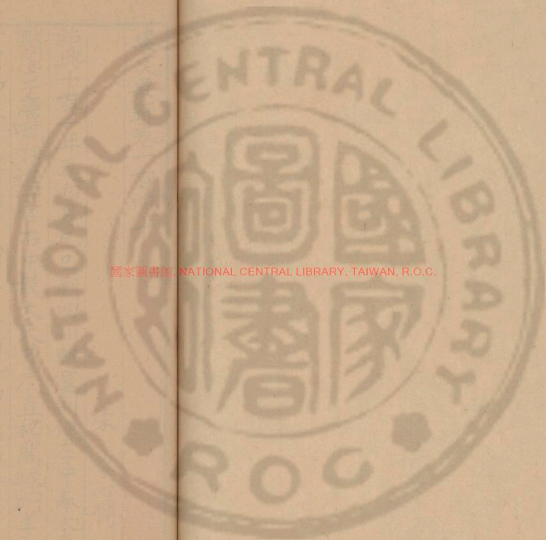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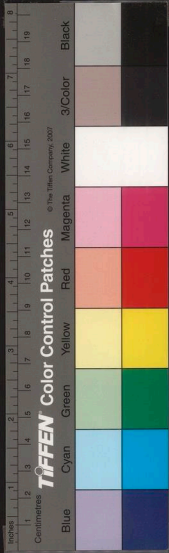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701 -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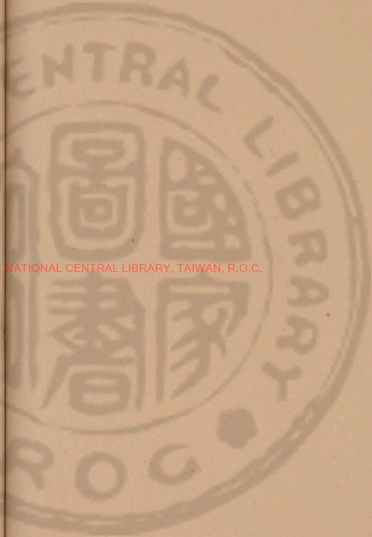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己巳朔四川轉運副使左中奉大夫直徽  
 猷閣李唐孺特進一官右中散大夫并度直秘閣錄餉軍之勞也  
 壬申御史中丞何鑄言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其臺察之臣  
 二千五百餘人內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差到乞揀退其老弱  
 不堪者從之癸酉宿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鄭藻知閤門事乙亥鎮  
 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婺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判紹興府  
 兼昭管昭慈聖獻皇后殯宮昭管殯宮繫街此似因向者劉一止  
 論列之故去年高世則判温州帶景  
 靈宮使人銜前亦未有例也國學免解進士張竑上書言四川之利其興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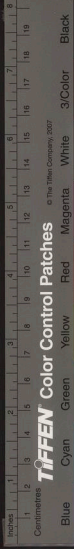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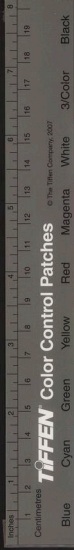
畫者有二鄉兵不可不盡教軍糧不可不廣糴大略欲教民兵於  
內郡而令五等戶糧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糧則不患  
不足又言州縣官擾民及隔槽破產科舉徇私入粟之人居官貪  
墨等凡十三害詔胡世將張燾相度按燾為路帥而兵財之事與  
宣司同相度此所謂四川事  
卿也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  
戶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紹興初元年雖令現任官市買方物志  
如民間之價而行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為不便會興軍用之遂復  
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指揮今以此  
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戶工部省詳狀收入已已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  
近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曰

張俊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  
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近聞引疾求去上未許鑄又  
知近懷私立異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因文章論近於君父之前則  
繆為將順而多所面從對士大夫之前則退有後言而性知掠美  
乃有是命癸未太府少卿沈昭遠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司農寺  
丞李椿年為尚書度支員外郎乙酉太尉慶遠軍節度使知鎮江  
府郭仲荀為醴泉觀使免奉朝請仲荀引疾求去故有是命戊子  
上曰陣亡士卒多寡之數人言不同恐有漏落則忠魂義魄或不  
該贈典莫若出榜使死事之家得以百陳則寔數見矣右承事  
郎張子顏右承務郎張子正並直秘閣賜六品服二人皆俊子時



後自建康來朝既對遂有是命自是大將子孫率多除職馬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可罷之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沿江點檢措置防守還入見右宣義郎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直秘閣充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湖北東西宣撫司參謀官朱希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司農卿李石丞充秘閣修撰知宣州二人皆岳飛幕客也自軍中隨飛赴行在上將罷飛兵柄故先出之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譴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

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謂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乃密奏于上以拓岸之提名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後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對論肯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士辰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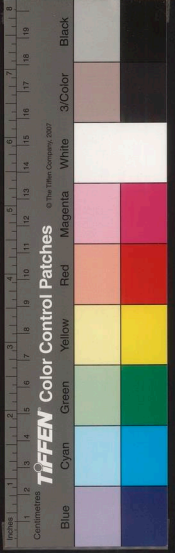


諸路招討使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當則曩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中興聖政何補錙錘曰認哉范同敗為檜畫計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此范同但求以和議而世忠檜不用之皆器官搆兵棘樞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浚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詔三省樞密院官依東京舊例分班奏事今已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序位在岳飛之下以飛階官為少保故也飛請班次翁之下不許上謂大臣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獎革矣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少卿大理寺丞王師心為將作少監軍器監丞鮑琚為軍器少監填復置闕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

州鞠獄還故有是命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台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授諭詔詞略曰李邦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其所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朮何足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退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令有司



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  
 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王伯庠撰王次翁叙云約  
 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見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而不肯動上  
 存亡在彼此舉飛奉詔後軍二十里而止置游於胡飛意又連忠  
 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上始有謀飛意又連忠  
 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  
 年劫擄之捷有旨令三大將入朝論功行賞後世忠已死而飛獨未  
 求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實之甚先臣為之謀  
 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山召出則語直省官日姑待岳少保來  
 益令堂尉豐其醢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日飛既到明日宣  
 院皆除樞密使制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時有旨鑄院明日宣  
 府是夜半後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統制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  
 更其衛曰統制御前軍馬其帥軍中統制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  
 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  
 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陵之入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  
 外示聞暇而然以秦嘗交賂脫致給帛日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  
 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按此所云夜半  
 以制分命列校更其衛為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歷所書不  
 同日歷鎖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請將帶御前  
 字在乙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庠何以云然始附此更須詳考  
 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為平安之  
 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  
 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槍陳  
 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沿邊倚兵為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  
 日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  
 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統制官在外有如塵高使  
 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合漸立法庶無冒請之  
 弊傳曰平亂貢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





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為言矣右正言方俟高試右線議大夫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是月暮容洵破新泉寨  
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洵憤將益兵入寇川陝宣撫副使  
胡世將遺洵書勉以忠義且言金人欲斃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  
為不可人心積怒金人而歸思太尉城乘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  
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為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  
據兵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  
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勲業寵祿必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  
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  
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消自不復侵邊勇本

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五月戊戌朔

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滋等六人贈官錄子孫有差以淮西

戰歿故也己亥給事中兼學士院寔錄院修撰范同為翰林學士

是日柔福帝姬薨于五國城此據十二年九月  
禮公主案款修庚子賜三宣撫

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

有眾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高慮令行之始或惰素習之

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辛丑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胡紛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

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璋為太府少卿

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





財賦曾慥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足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桶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蘄州防禦使辛永宗為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右武大夫欽州刺史王敏求為左武大夫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仍兼務桶韓世忠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故也以罷從軍故遷之詔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廣累乙宮觀特依所乞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並加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為棣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

皆韓世忠部曲也成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幹中分二股上復長合寔為奇異詔旌表門閭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尚書刑部侍郎試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為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判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李捧落階官為岷州團練使敦武郎顧暉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收入帳丙午詔文臣封叙並許帶左右字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奏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守時秦檜提議和故置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府二樞密出使未



年六月二十日耿善款狀云五月上旬有指揮韓世忠醜候衙前  
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閱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于此日又按  
州者宜與此相闕權附此項求他書參考本在日成申樞密使韓世  
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蕩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  
貫排採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  
及鎮江府揚楚真州高郵縣江口瓜洲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  
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文收詔嘉獎尚書右司員外  
郎沈昭遠權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般運楚州錢米故有  
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太常少卿陳楠權尚書禮部侍郎尚  
書左司中施炯守太常少卿左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大  
夫果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御前造奕軍統制武糾並進橫行一

官二人皆岳飛部曲也已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葉太府少卿李  
公懋並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楊愿司勳員外郎莊必強並  
為右司員外郎唐戊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為  
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權王嘗步  
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  
為興寧軍承宣使廬州觀察使田師中為保寧軍承宣使協中大  
夫武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橫並為正任  
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為正任防禦使翊衛大夫楚州團練使張  
淵階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克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六人皆張俊部曲以宿亳功依所擬定也壬子上謂





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寔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此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罷守未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遍行巡虛措置直祕閣知泰州王暉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宦者員以御史中丞何鑄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宦故有是命中書舍人程克俊淮南幹事還入見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薨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訃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疋而官

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入於饒州後諡忠定熊克小歷稱是日開有儀同三司汪伯彥

卒于饒州按伯彥除儀同在此月乙酉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五方慶時第以檢校官為節度使也

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為檢校少保開府儀

同三司賞拓臯之棹也林泉野記云揚沂中濠州賊績殿前司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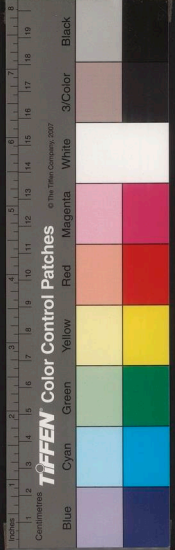
以擢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州

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因陳翁進為死罪因陳進哥既論決矣直

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刻其官吏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

論之詔提刑司取勘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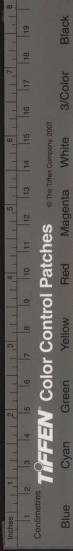
仲孺以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左武大夫耿著遙郡刺史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是世忠官屬十五





人並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勾濤卒于秀州濤奉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常除  
知潭州不赴比訃聞上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悼惜久之辛酉布衣  
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  
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得夫耳若溢美之言寔不欲聞可  
令選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十政體者勿受癸亥左  
朝請大夫直秘閣劉阜民充秘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宣撫司結  
局推恩也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  
書詔免解一次中子待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  
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衛前統制王德為清遠軍節度使賞祐

臯之捷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田師中為平江軍節度使亦賞祐臯之捷  
也初張俊之長子阜卒其婦更嫁師中因呼俊為阿父事之如子  
姓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王德並建  
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此並據徐夢莘所編附入詔丁憂  
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肯初徑山僧宗  
杲聚徒十餘士大夫從之游者甚眾而九成亦往來其間秦檜疑  
其議已言者即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寘之樞筦而異意之人不  
顧安危鼓倡浮言詭惑眾聽如九成者寔為之首宗杲從而和之  
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以快其私伏望嚴賜處分詔宗杲特還



俗送衝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左朝散大夫王壽落致仕壽守  
象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揚祖等三人薦其  
才故復令出任言者論壽頃以受賂事露為部使者按治遽稱疾  
休致不可再齒縉紳乃罷之丙寅左中大夫直秘閣淮東轉運副  
使王暉陞直龍圖閣以暉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  
未得遷故也詔汀州編管人范滌免監官令赴貶所滌守鄂州  
坐故縱郝抃為韓世忠所劾抵罪至是用世忠請而釋之事見紹興九  
年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  
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文貽部曲貽器  
之後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

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甚眾

自後晚年主和議已下並擢林泉野

記附辛未上謂大臣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

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較彼軍旅侵犯

則禦而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夷狄此最為得體也

尚書工部侍郎晁謙之充敷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講之引

疾乞祠故有是命直秘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叅謀官陳

亮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為

政之本必仰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

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即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太府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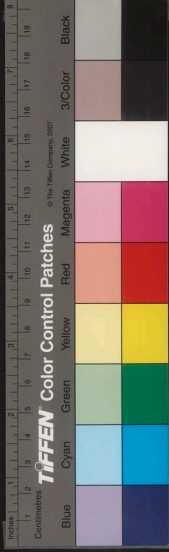
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充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





請也左朝請即林大敦為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叅候官人初為永嘉丞周童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癸酉分行在省倉為三界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糧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為下界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十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畏天如此中興可必也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華國公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宣制罪上臨軒

再坐引檜入見命主賜茶詔有司造尅敵斃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有能貫甲踰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斗力者賙之賞格在七月丁巳辛巳右宣教即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永不得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考也或曰慶孫常為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臨川人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觀文殿學士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





海制置使仇愈與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  
梁如嘉兩易愈為人刻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  
宥鄒子明等陰謀為變法恩者以持穢迹况著駭郡人頗神之不  
逞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為主舉兵盡戕官  
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入海愈改命後六日其  
徒書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俄而皆至所問命皆同大  
常疑焉給最後至者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  
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遂  
以入俾妻子拜舞奉觴為壽良久大常詐為市散饌密請直徽獻  
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

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為保義即

據浙東提刑司所申大常以六月二十二日告變而愈以十

六日癸未改除相去凡六日也大常八月庚寅補官今併書之

是日張俊岳飛居城中後居

于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

俊又名密四甲于俊以樞使稱呼

俊亦懼問何故據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

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後憾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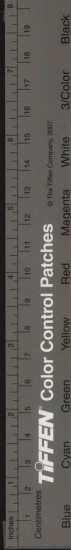
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

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州飛呼至山陽慰勞甚志

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後以海州在淮北

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

涕後遂統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冤一軍赴行在甲申右武大夫



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  
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  
僅萬人南歸至大章各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  
制王貴言于朝遂以興為左軍同統制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  
雍言徽宗御製叙述宣和內禪事因及罪己奏天密表真本見在  
萬安軍禁攸子孫家詔藏數文閣士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  
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金人始叛盟光世嘗請以舒蕪  
寧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諫官方俟尚言  
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籠唐李藩鎮之流一不  
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上謂大臣曰光

世勲臣朕未常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

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于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

賜動舊賢夢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為一司據

不得其年月龍克小歷附之去年六月挾去年閏六月始自湖  
北規刑還朝除湖南運判又除監察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克蓋  
其誤合推附此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宣和初丁母憂廬墓  
當求其本日

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聞

兀木大敗之後其跳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此廟堂制勝將士協

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撤離喝在長安猶敢揭榜諸處

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泉不可欺往往唾罵三月二十二日長

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刃之端悉皆有大議者謂白日皆暗





陰太盛也鋒刃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之固可待矣近差徃長安幹事官吳名世申金人累經敗衄可以乘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隴一帶不住探得練兵聚糧欲來侵犯又各增城濬濠為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臣見今精審間探密士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使豈敢輕舉向家朝廷指揮令招諭慕容洎此最今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入偽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屈元等又令幹事官董欽并開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恭弼見作偽涇原帥近與金人有隙亦令齋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陝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眾俟有

機便則內外相應并據前後探報計算元帝過河甲軍從軍約五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掠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取敵軍軍約三萬人若陝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勢必分其弊可乘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便不敢遺力徽猷閣待制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真遣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  
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少保 戊戌寶錄院進呈徽宗皇帝  
寶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以上臨安早蔬食  
請禱决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寶錄院修  
撰范同為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頴罷以言者論其卑凡  
也自此諸大將之容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  
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  
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恐惶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  
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少保 戊戌寶錄院進呈徽宗皇帝  
寶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以上臨安早蔬食  
請禱决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寶錄院修  
撰范同為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頴罷以言者論其卑凡  
也自此諸大將之容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  
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  
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恐惶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



給事中兼侍講兼權且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 中書舍人  
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翊試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 侍衛親軍都虞侯武泰軍節度使劉  
錡乞官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左武大夫耿著杖朴刺配吉  
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  
胡紉有舊為訪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紉言嘗與諸軍議  
欲聞落走死逃亡之在藉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李光弼  
不能無若一日頓草未必不生事口社之戒不可不慮紉奏著鼓  
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紉始媚事著等故吸為世忠所薦及  
世忠罷紉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間立川文子法三歲一易令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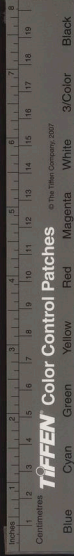
戶輸紙墨費三十錢至是詔增為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  
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  
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魃為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竟  
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為率紉折六分絹折三分綿  
折五分紉絹疋八千綿每百五百省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  
盡令折錢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  
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運匠盡赴軍  
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治無虛日三也 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  
旨減退不知何以如旧  
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餘萬緡皆民之指  
膏四也項以圖公出閣勳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為諸軍





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恚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兼牧  
于貧弱下戶後連及于鄉村下店民有局舖而廢業者六也獄者  
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為寇七也望時降睿旨  
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減而禁戢之勿為文具以召和  
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尚書省 直秘閣陝西節制司參議  
官王滌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  
卿宣諭諸將保捍閑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  
今遣浩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  
郭浩詔書俾遍諸路舊臣使為內應詔林特  
陳草 甲辰直顯謨閣提  
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

變色皆白兵刃出光燭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  
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  
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入  
事以待之耳 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  
以為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容諛即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  
合遂致丐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為口實且如茲者延登  
勳厓置在樞密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惟顧近何為而云不合揆  
近之意不過掠虛美于一已嫁實怨于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  
章亟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為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為陛下  
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為觀聽者勿惑矣從



欽定四庫全書

之尚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年江府兼浙西

沿海制置使代仇愈也朝廷始聞王法思事故亟罷之愈亦乞奉

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愈得祠在是月已酉樞密院張浚上從軍死事將

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

餘二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疋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

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觀劉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

審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為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間有市馬及銀器

供張帝物之歸已者故有是命丁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魏國

公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溫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

告敗者得罪者既敗世忠乞請遷之事祖見九年九月戊戌已酉命參知

政事范同兼修實錄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

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

梁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宦者除正任自此始

除正任日歷不書林待聘內制謀有不克詔書云屬者祇嚴實冊

勳成任書皆一時大典而爾定職其間咸有續用則蓋此實也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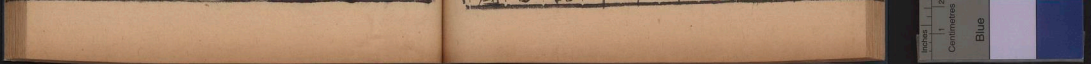
詔在張俊辭次傳胡世將乞奉親孟忠厚辭少保在岳飛乞罷

樞密副張中孚請起復之前以日磨考之忠厚除少保在此月丁酉

世將乞奉親在丁未後除太傅在己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辰飛

罷樞密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此時今併附隆旨之日俟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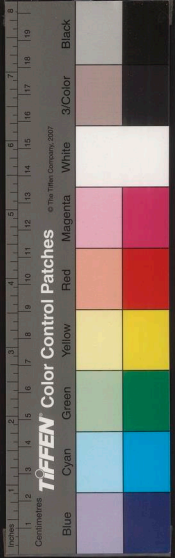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





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爾書終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  
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却賊不然  
則其敗扼國事可勝言哉此與列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  
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  
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  
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蘓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  
遣張俊岳飛往被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于衆中倡言楚不  
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弃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  
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  
未知也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  
大金約和上令議和事

使與不便侯秦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擇我國之虛實如年前正約  
和間併兵盡舉張浚不能迎過其軍大潰失淪川陔兀木韓常重  
兵功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于朝廷後無旬  
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令不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  
兵無方畧料敵無智勝實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開志是以戰之  
不克功之不報制敵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觀昌之戰我兵  
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入  
事可成今日兀木見我非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為言樓臣所  
見為害不為利也此奏不見于他書按飛自郟城歸後兀木  
未嘗求和又其詞拙撲疑亦未真始附善于此存其意可也及是  
飛自楚歸乃令高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熊克小雅稱高言飛留  
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  
不臣之漸也蓋孫觀撰高墓誌云耳今日歷載高三章乃  
詔權  
無此語克又不考而遂因之今仍載其本支度不失實  
尚書吏部侍郎張宦與外任宦乞俸祠乃以為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甲寅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





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  
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基此取高著  
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  
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  
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允濟江陰人也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  
部侍郎 右奉議郎宋貺為軍器監主簿 昭慶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章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  
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先州已得  
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

樞密院濟國公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王帶以俊首抗封章  
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為州郡  
之患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勅之前並聽陰補  
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  
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  
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况在法所當  
得手損酢子也 辛酉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 王明清彈  
劾廣為著作郎秦繪之當軸其兄楚材為秘書少監劾廣實劔梅  
子而湖楚材序竇次其韻會之見之大興費口旦夕當以文字官  
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廣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郎  
遷祠部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陞郎中今年七月遷起居舍  
人十二月奏梓方除秘書少監明年 癸亥秘閣修撰知臨安府  
正月廣遷起居郎明清蓋小說也



俞侯陞敷文閣待制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月來卧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徬殆遍恐旱災必有致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既其文且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後因奏事乞趨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謂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軸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金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請軍効之臣今蒙專任當械諸統制官又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薨于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 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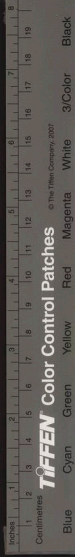
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使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轉運副使陳堯勳帥臣劉光遠歷守真揚二州移用公私錢斛金銀雜物十餘萬貫石匹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劾治故命綱代之說之初日曆不書今以十月二日陳堯勳移差遺狀修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班序知楚州 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管中彥添差福建馬步軍副都統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中等奉祠在十 中書舍人兼寶錄院修撰朱翌乞祀韓厥于作德





廟仍就行在所權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辛未尚書吏部  
郎中李執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  
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  
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  
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  
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  
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謂不可不謹 尚書都官員外郎施  
鉅為吏部員外郎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堯于福州 癸酉左  
承議郎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叅議官限三日之任今湖  
廣總領官林大毅優與津發 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為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乃侯高既劾飛罪未  
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大路謂飛被  
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  
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樞筥鬱鬱不樂日謀引去  
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為者妄自尊大略  
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  
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伏乞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為不忠之戒高  
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飛充小 歷元張俊岳  
侯島等論飛罪于是飛上章丐罷以為萬壽觀使飛既罷而後獨  
留鎮江為倫按趙性之遺史今年七月初後飛自楚州俱還而獨  
不後再出使飛不行故此月己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盡辟充行  
府差遣飛既不行遂各請官祠平居無事聚于門下比擬其諫紳





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益知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  
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定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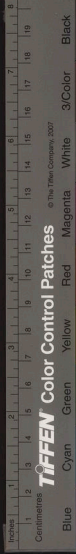
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宮教授兼親贊宅講書  
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而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丙  
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彊卒于泉州贈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國公丁丑徽猷閣待制知廣州陳彙貶秩一等初宜章  
盜駭科既為官軍所破其黨鄧寧李定鄺邵等復群聚為寇詔廣  
西經略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催鋒軍統制韓京  
駐廣東彙奏留京乙令免聽舜陟節制朝論以彙稽留制書故有  
是命已邗右朝議大夫直秘閣于鵬為廣南東路安撫司恭議  
官右奉議郎党尚友為廣南西路安撫司恭議官右朝奉郎孔成

為江南西路安撫使恭議官左朝散郎孫草通判興化軍左宣教  
郎張節夫通判南劍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  
及彙諫以初疏遺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間  
廣諸州趣令之任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  
時已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  
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詔路允迪家屬量移衡州居住以  
其家言允迪不受金入職事今被拘囚與孟度事體不同故有是  
命庚辰故武功郎閻開宣贊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  
船邵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甲申上曰水旱  
有數雖克弊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佑也然



不可恃此不為之脩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度矣有文用寔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浸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餓病矣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守起居郎癸巳上謂宰相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不肯那移監醫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事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曰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旧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僉人統軍胡亥習不祝合軍五

萬餘屯劉家園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于仙人原世將受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寇又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為救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矢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穢于此乎璘曰古之東五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于此戰士心定則能特滿敵雖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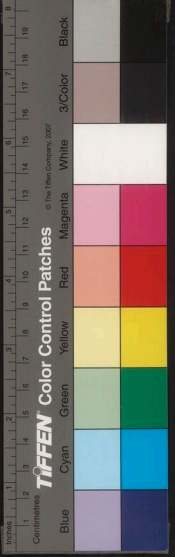


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于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于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歛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去斯民稅歛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于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丁酉按吳月常博士王普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已亥秉義郎晝誼為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誼淵少子也辛丑宿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鄭藻以解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瑀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湖北轉運判官汪叙詹以書白奏瑄言岳飛頃于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

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十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瑀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之頭會其歛不知幾戶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間有取于民者皆非得已今無橫賦而上朝夕軫念蓋務稍廣儲蓄以備緩急不待取于民而自足耳叔產要源人

也熊克小歷時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瑀往軍前根括前當議省之按瑀紹興九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遷少監充謂之上殿官蓋不審也考之日歷瑀是行專為根括岳飛軍中見在錢物詳見十二年三月庚戌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





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

懼不得還乃用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

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後具所謀告之統制官傳選為證貴

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間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為雄威率

後從范瑄為右軍統制者是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月癸

憲以軍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

為諱且曰幸諸軍往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不若渡江往

京西朝廷皆盡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詣王貴

露百姓皆盡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詣王貴

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

事告之貴大驚語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于行府張俊令就

行府取知獄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瑄領兵在京東俊為劄子

此所云差不同檢後首收張九月初一日張大尉赴撥錄云榮茂

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其之小誤也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榮茂

世巖為湖北漕置同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

飛不戰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增計宅無所預却之後遂

從絕領注叔蒼陳其事注即日上聞秦檜得之籍以興羅織之獄

殺岳飛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于茂世有兩府之舊

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訂岳之後獄方免而飛豈

非命歟披叔蒼此時與蕪同為湖北漕或是新 甲辰詔宗室總

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

懼不得還乃用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

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後具所謀告之統制官傳選為證貴

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間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為雄威率

後從范瑄為右軍統制者是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月癸

憲以軍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

為諱且曰幸諸軍往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不若渡江往

京西朝廷皆盡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詣王貴

露百姓皆盡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詣王貴

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

事告之貴大驚語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于行府張俊令就

行府取知獄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瑄領兵在京東俊為劄子

此所云差不同檢後首收張九月初一日張大尉赴撥錄云榮茂

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其之小誤也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榮茂

世巖為湖北漕置同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

飛不戰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增計宅無所預却之後遂

從絕領注叔蒼陳其事注即日上聞秦檜得之籍以興羅織之獄

殺岳飛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于茂世有兩府之舊

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訂岳之後獄方免而飛豈

非命歟披叔蒼此時與蕪同為湖北漕或是新 甲辰詔宗室總



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  
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伐南北之民肝  
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  
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妃至琢州為金人所執至是都  
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  
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引兵至秦州城下  
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莫山與金人對  
壘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辭官將喪惟  
軍事權行與夙令倉廩行遺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  
已酉秘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罷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詣

事劉大中遂力薦之于朝自入館以來慈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  
狂妄為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眾詔罷之先是廣安僧  
慧纒違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為之請不聽卒杖而黥之  
且勅守臣膝稿于朝不報鑄又以為言汝礪遂罷汝礪為漕時本  
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到利州舊例都漕司界以水腳錢四十八  
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遺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  
長糴之難脚直空之請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涸運之難  
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于四川民戶而潼遂果合諸郡絕少稻田  
自軍興聽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貴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却還之





汝礪力爭言其不便者五東川益舊行於劍外近歲階成益通入  
利路而客敗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貨場于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  
以益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賞其直商人不能伺則  
每百斤令其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它之貨日以雍汝礪  
為世將言四川一家壟利一民本路歲發打估錢五百五十萬緡  
以階成益稅及通貨所取言之算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益并  
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路其小可也又言益醴權酌之  
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  
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誅求不已無以為特久之策矣  
此並摭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  
見四川財賦事宣司之從違當考 閬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

以樞密使張俊言萃並無措畫故也 閬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

州辛亥吳璠急攻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于成紀知縣荔

諫等皆降吳璠復秦州日歷不載而熊克繫之去年九月實甚甚  
也以王暉所撰吳璠神道碑題之遺史費士猷蜀口

用兵錄考之皆在此年克巳于去年九月書之 徽猷閣侍制提

舉高州明道宮歐陽棖卒于衢州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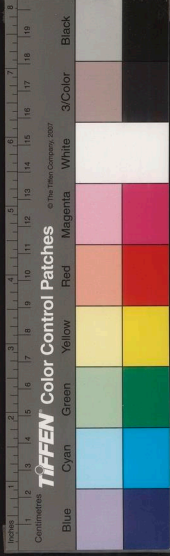
循轉者並十五者政京官事祖見紹興  
五年十一月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

即宮中啟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為例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

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

於好如懷奸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

兵交使在具聞和與戰自不相妨也是日建康府火燔公私室





文多以列直全專金

廬甚眾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先遠令赴行在奏事

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刑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

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金國書曰臣不載紹興講和銀兩之今附

奴戰于遺漢又漫書之此不足謂虜誇大不當具載臣謂此猶白

時議論之莫詔興講和銀金虜都元帥上皇朝書皇統元年九月

日皇叔尚書丞相燕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致書云云去

歲使至遠休社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維絕全昇清濁

成惟神介休社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維絕全昇清濁

表其餘詳志除目朝廷已當諒諭蓋公佐黃厥後莫將之來輒申

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盛役賜士謂宜自負乃復搖蕩過郵致

結來使久之未發而比問至于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刺策郡

邑者之載籍蓋亦未有執逮至于此者今茲將天成開罪江表已

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

吳將等回惟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

宣此書削去 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

越台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拱衛

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勳亦遷拱衛大夫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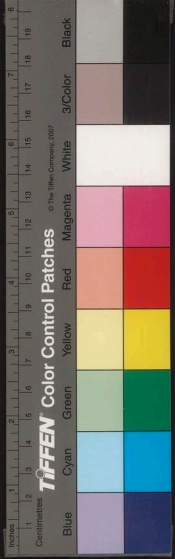
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國統

軍胡蓋戰于剡家灣敗之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劉家園胡蓋善

戰習不祝善謀二人皆老于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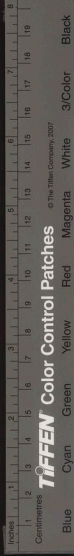
嶺後控膺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

日召諸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



成州王彥率所部街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鵬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取必趨入城汝宜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鼓文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駭倉卒傷戰我軍已畢列諸騎有聞敵帥以馬槓敲鞮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持其已戰有勝與習不祝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當敵果胡蓋勃然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曰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海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並

戰我師皆殊死關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騎將揚萬弩力過人生擒一千戶詣璘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耶萬投千戶于地倉遽復上馬入陣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趨障挑逐既而大靡俘虜人馬數千偽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者獨不及及將誅之此違約速輕犯令者也胡蓋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熊兗小歷戴剡灣之旋于去辭于內殿遂命持金師報書以行丁巳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公懋直



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果浩李秋霜冷伏惟太保任丞相侍中





卷一百四十一

部元帥領在國公台伴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荷經畫莫將等回時  
承惠書紙荷記存寔不勝感歎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  
夜思念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珍事大之禮至于奏稟干  
請乃是盡誠不欺有聽從與夫從謹以聽命不謂上國遽起大兵  
且渡濁河遂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天平生畏死乞人之節  
情將士蹈危致死帶度雖加誅戮不能禁也今聞開罪之師  
先事以告仰見愛念猶未忍棄絕下國君臣既死且感專遣使  
陳聞國子曾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去丞相侍中部元帥領自國公  
持為款奏曲加寬宥許遣使入請命闕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  
敢所望也惟祈留神加察竊甚向冀切冀

左正議大夫尚書兵

部侍郎趙彬卒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已未右通直郎直秘閣何  
麒特賜同進士出身麒青城人常守蜀郡用薦者除職提點湖南  
刑獄未上復召對遂命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癸亥言者乞  
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

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

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試之明法

令乞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

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十一月壬戌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

騰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益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

書命璘遂歸宣撫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

處即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

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

江上斂其屍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胡益

之受圍也追涇原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致胡益歸遂罷弼是日



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  
牽制熙河敵兵行至鞏州樸麻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  
于行陣死于兵戎意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剄而死 乙丑宰執奏  
事秦檜曰山陽所以捍淮東東關扼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  
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淮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  
更令張俊益修守備今莫將還遣報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  
當作不講和處之耳 詔將作軍器監如諸寺長貳例舉本屬  
人充京官三員以上歲舉二員六員以上舉三員用吏部請也  
是日商州管內安撫使郭隆及為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

虢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  
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于烏珠今年之戰出  
于違齎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  
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落直字  
賜銀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入  
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劾也永錫  
與內侍康誦多受光遠金錢為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  
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于烏珠今年之戰出  
于違齎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  
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落直字  
賜銀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入  
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劾也永錫  
與內侍康誦多受光遠金錢為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蔽





卷之八十五

過省罪人主之渥澤而二人乃私布懇悃以誣公上望賜罷責以  
清宮掖乃詔永錫與宮觀諳送吏部 是日右朝奉大夫通判揚  
州趙辰右朝散郎通判揚州湯廣年棄城保瓜洲鎮先是安撫使  
劉綱以措置興化鎮水寨為詞而去收等聞敵且至遂遁官更軍  
民皆散城市一空事聞二人坐貶秩三等廣年東野子也 廣年  
十月辛

已降  
官

戊辰詔川陝宣諭使許舉選人改官七員職令十員 川陝宣撫  
可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  
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買勇士麋戰  
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  
幟以招陽為麾軍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勝掩  
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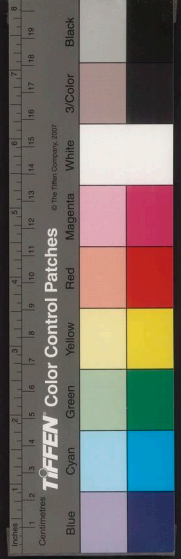
己巳劉光遠等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  
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嘗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縱過防  
秋便當為此則人人可以指縱號令矣上又曰敵人議和孰思所  
以應之若彼我之勢強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強  
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二者於和為  
易若乃彼強我弱屢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難後之事邀我以  
逞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為待敵之具事或

卷之八十五

卷一百四十二

二



難從豈得避戰也

士申言者論近聞楚州建康二郡有回祿之災延燒甚廣臣竊謂今近邊州縣當此軍旅之際各宜謹察姦人恐有乘風縱燎如帑廩積儲一或有失則為害不細况其間陰謀詭計有不可測知者且如逆豫嘗遣人于太平州放火既歸言功遂得補官明書偽告頃聞吏部有直搗此告乞換給者其已然之明驗如此安可畧而不察詔送樞密行府措置左承議郎知萬州馮時行罷仍疾速取勘以變路轉運判官李炯言時行招置刺虎一軍五百人以為自衛之計顯屬跋扈故也炯暴起新視事方能痛征厲州詭為羨財以獻于朝市恩寵聞知萬州有積錢風取之時行獨不可曰州之地不宜稍而官出益為直俾歲糴六千斛輸之虜豈忍如異時吏私其直而斂于民鬻益為錢而自為糴令將以是奉上官乎炯大怒劾于朝故黜

乙亥增五品已下官綾紙錢 虔州免解進士李珙特封養素處

士珙贛縣人朴從子也行義脩潔該通典故秘閣校理孔平仲以其子妻之江西諸司上其行義于朝故有是命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侄統制官子蓋以輕兵于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搃柝擊之怨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





卷一百四十二

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後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異時入犯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金欲速和故也紹興講和韓敵元帥上第二書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致書云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前議有可疑者試為言之自劉光遠江南之後背患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使持節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遲起大兵直渡淮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對面之語深切勤至惟口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齎誠牘數陳盡一廢幾其可及也薄寒切漢對時慎重專奉書披荅不宣此書刪十二字

丙子左朝奉郎幹辦諸司審計司胡汝明御史臺檢發官陳士舉

並為監察御史汝明黥人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四書而逸于江澚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俛于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脩中興之盛典從之

大受建德人也熊克小歷繫此事于丙子今從日歷少保醜泉觀使岳飛下大理

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

已有供到文狀左樞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

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岳侯傳云秦檜密遣王俊

王貴等親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檜將憲岳雲供詞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子飛同白其事是時





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詰相公畧到朝廷別聽聖旨  
侯既開言詔即時前去却見四拜垂首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  
向前下榻不見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畧來對數事  
相公默頷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御史行至一  
處見張憲岳雲頭赤體各人扭械渾身書畫罪染痛苦呻吟又  
見張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狀罪文前來云國家  
有何虧負你三人却要反背侯向萬侯高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  
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與司汝等面與  
不依衆聞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萬侯高等曰相公既不反記不  
遵天竺曰屏上留題目然門何載富貴乎衆人口既出此題豈不  
是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政見不容理詎長吁一聲云吾  
方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彼吾為國忠臣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  
其考按此時羅汝械已不為御史方侯高亦未為中丞其後萬  
選中司文檄姑附此更須詳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陸安

府洞霄宮翟汝文莞于平江府私第謚忠惠

已卯上曰凡事必謹于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  
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翔衛  
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王公亮落階官為福州觀察使副

之國書但使之斂兵除議餘事

紹興講和錄書某書孟冬

漸委伏惟大保皇親相書

領省國公鈞侯起居萬福軍國任重委勤善畫劉光遠曹勛等曰

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上皇帝對賜河南之地德

厚恩深莫可倫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懼不及今

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古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

光遠曹勛惠書之外特以幣帛仰承寬貸未忍棄絕之意蓋深憐

荷今再遣左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撤疎畫一切

惟上全下從乃分之常豈敢輒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專令良臣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卷之二 梁端為端修耳

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答再臨仰祈鈞慈持賜  
教養允先欽依許撤邑遣使拜表願下恭聆聖訓向來伏祈倍備  
鈞重有少禮物具宣 上曰良臣往軍前禮物不必用上等蓋禮  
別封伏冀容留不宣

有等感不可不嚴苟烏珠禮物用上等而却以中下等奉其國主  
則在我者禮不至矣何以待外國乎上等物留以待其國主上又  
曰恐左藏庫無佳帛朕處有之向張浚在川陝每歲進奉樗蒲綾  
帛等皆在朕未嘗用一匹檜曰陛下恭儉如此中興可必也

癸未監察御史陳膏梅充贊皇傳並罷膏守太府少卿充實行高  
書吏部員外郎

甲申度支員外郎李椿年自鄂州還行在 右武郎吳拱為澤原  
路兵馬都監 婺州觀察使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權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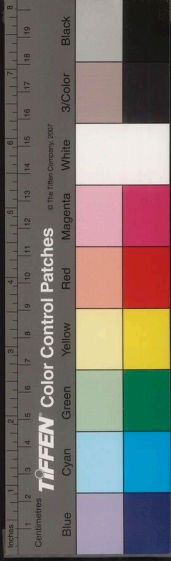
閩門軍驛忽令之任後所乞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處知源卒

乙酉虛恨蠻王歷階詣嘉州乞降階歷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  
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  
年春歷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印博言于宣撫司  
以便宜補歷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遣以包帶茶緣命王士  
安者往從之歷階遣其子阿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

宣教郎知峨眉縣梁端即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歷  
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

熊克小歷稱知峨眉縣梁端修城也蓋自  
歷歲嘉州所申尋牒知峨眉縣梁端修城武

即權知中鎮寨曹煥修示以恩  
感而克誤以梁端為端修耳





行多... 卷一百四十二

丁亥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引兵至桂陽監之臨武峒討賊徒歐  
幻四等破之先是宜章峒民駱科反事見去年十一月朝廷命統制官和  
晟以所部討科降之其徒歐四復率餘黨數千人據蓋山縣掠連  
道二州樞密行府遣參議宦史愿將師回徃捕至是始平

戊子監察御史胡汝為殺中侍御史魏良臣等辭行

唐寅上謂宰執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今三十五歲而髮大半  
白蓋勞心之所致也秦檜等曰陛下聖明天縱而又審思若此必  
無過舉矣右後事郎徐百祿秉哲子也嘗為海鹽縣令上以東  
哲故黜之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資政殿學士李光等六人舉  
百祿政京官吏部奏百祿嘗犯私罪笞取旨詔皇族未歸秉哲之

子百祿勿令出官

辛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瀘州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劉寶卒

東軍中劉寶也上聞其死為之一日不食特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

寶加贈在二年五月丁巳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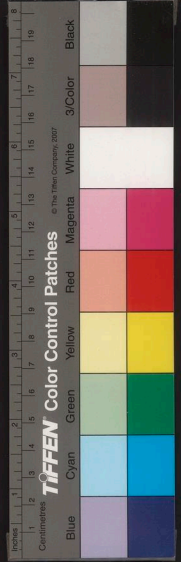
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和

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

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謀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

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





卷一百四十一

由是深怨世忠越趙雄傳世忠神道碑增入碑在除樞密使之前

抵牾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

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後一二

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熊克小歷于此又書繼世良罷管軍

秦祠加承宣使此事在今年四月克蓋識也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周公

秀為監察御史是月金人陷濠州商州安撫使邱隆及金人

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

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剽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

之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捷

捷到蕃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說膺重

寄才習弓馬不諳行陣上賴朝廷指授璘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

以來未有如此之勝臣不敢緘默伏望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

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勳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

處親率觀兵真蔭里干迎敵敵衆散去致不敢併力熙秦委是宣

力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于陝號等處攻却敵寨並皆獲捷牽制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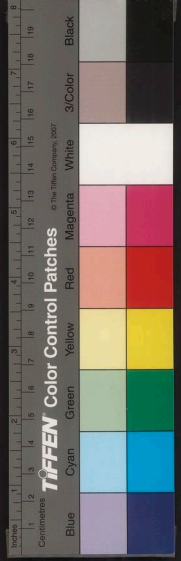
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

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提剽灣政下

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鞏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

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金人約和于朝廷秦

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解嚴第功于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



卷首官仲彥為華號兩州觀察使起為邵州防禦使

十有一月丙申按是月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齊善堂胡善表臣

落權字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罷以言者論其項以誦

事呂本中薦之趙鼎若以翌為可怒則小人之黨日熾故也 古

諫議大夫万俟卨言宗正丞邵大受稟性陰險每聞朝廷一有除

擢則怒形于色浮言無稽短毀百出詔罷之 右中散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李迨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能吏肯

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舉深知之但北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

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

成矣昔齊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大治蓋知核實偽而不徇毀譽

空言也

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

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

何患治道之不成哉秦檜曰文帝雖至誠而少學太宗雖問學而

未誠猶可以揚名于後今陛下至誠問學度越二君則堯舜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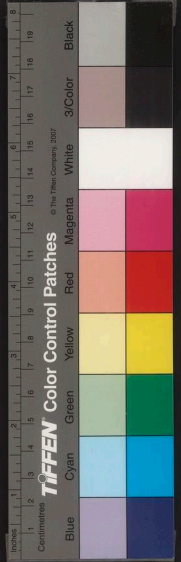
何遠之有

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

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許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

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顧謂秦檜曰邊事既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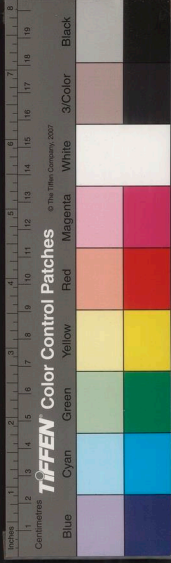
可以弭兵為相亦當效曹參之清靜也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

使曹勛知閤門事左奉議郎新通判利州程敦厚乞試館職以其  
上書言事故也敦厚之書曰臣聞建大功者不謀于俗排大難者  
不計以時夫大功非達權而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  
執事者苟不達權則勛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旣苟為欲速則  
勛陛下長驅疾戰而不量其力否則首鼠畏避狗彘枉而昧至當  
則又莫為陛下毅然出身以任其責令陛下除驕抗之害而強場  
肅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  
在敵而決保其成有四可為之勢願陛下應之以定而不回奪於  
俗持之以久而不促迫于時則大功立矣敦厚又遺秦檜書言檜

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喜之令赴都堂當察遂乞試以為

秘書省校書郎職厚先見紹興七年二月其辭校書郎在今年十二月己巳今併書之

已矣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兼修實錄范同罷始贊和議為秦檜  
所引及在政府或自秦事秦檜忌之右諫議大夫方侯高因論同  
貳政之初首為遷葬之議自信州至建康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  
朝廷收天下之兵柄歸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為  
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資政殿  
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  
言者論同者二使之還敵示欲和之意於國無損而光乃陰懷  
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時





文多... 卷之...

誹訛罪不可赦秦檜進呈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乃謫光嶺表令紹興府日下遣發樞密院差使臣一員伴送

辛丑中書舍人王銖兼寶錄院修撰尚書倉部員外郎閻彥昭罷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近朱翌邵大受被黜彥昭馳書密報范同故也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為界歲獎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鄆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

三書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待中節元帥領行臺尚書省親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忠書語意懇懇惟命是聽良臣高懷昨離闕善親奉聖訓計以便宜從事款可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兼江下至于海以為罪重念江南凋弊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為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舟三叩頭哀求甚切于情可憐遂以淮水為界西有唐鄆二州以地割既之亦是淮水北在所割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非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道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諫林中樞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諸毅中憲大夫食邑五百戶刑具瞻等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刑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可否其間有不盡言者一人口授惟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于朝廷其如封建大書何疑焉奉書禮物具先是有舉人獻策于宗弼者宗弼用之盱眙龜山造舟為梁引兵深入東臨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饑苦又聞



王師將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李太諒臣

王師將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李太諒臣  
臣結連南軍自領兵東伐問罪宋國大軍至郟都由廬越淮橋道  
阻過車騎吾心憂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策國策時  
吾急遣龍虎阿勒已二帥探路前行韓帝周恭騎兵至淮上吾入  
行胎殺有重兵把路龍虎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橋上吾入  
五十騎越淮分守胎龍虎把黃水陸兩勢造橋吾大喜晝夜費  
觀南托東道淮陰南至六合臨胎信書夜不絕吾因觀宋室難  
五屯山城寨路淮之勢就山為隘若此聚糧屯兵此地觀守吾難  
鐵心未可輕舉但見空輝吾心自持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  
無眾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胎龍虎之楚州行  
隘窄隘立有長淮古跡河渠鐵道逆遠有過船師伯打山陽人騎回  
惟是幾列菱實雞頭蓮子開鐵道逆遠有過船師伯打山陽人騎回  
聞但虛心寬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船重俱盡有食收押者又多官  
而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胎龍此乃據山臨  
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惜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

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繳書于宋若後此約請諸職門計議如敢  
欺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吾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書  
讀龍虎阿勒已言若南宋受機由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  
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望望得音南聽若信心神速不寧如此  
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輿南使同來議止淮為  
界誓約已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集軍馬輜重驟馬依錦四分奴  
婢十中無六惜哉軍机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  
所云可見金人勢窮力竭之寔今並附此庶幾可考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一用禮官請也先  
是議者欲建太一之祠禮官難之乃有是議焉 尚書吏部員外  
郎施鉅祕書郎李益並為監察御史益長沙人與鉅皆中丞何鍾  
所薦也

乙巳拱衛大夫貴州團練使顏孝恭知隨州 詔吏部侍郎魏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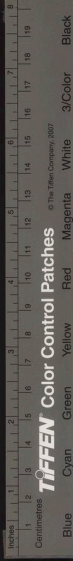


臣就充接待使以中書金使肅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于舟  
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  
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荀子羽子羽曰吾  
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  
出境乃還之

此據張拭奏  
羽墓誌附入

丙午詔通問副使王公亮先起行在秦事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  
知閬門事曹勛充接待副使  
丁未給事中程克俊兼權學士院左大中大夫范同責授左  
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時有諫議大夫万俟卨論近會稽之  
民以孝光鼓惑遂至于紛擾者累日今聞同與朱翌印大受等又

往家馬竊恐浮言橫議又益數光萬一會藩輔又為之震動則遂  
方聞之當如何伏望將此三人重賜施行天下幸甚詔左承議郎  
朱翌責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岳州居住左承議郎印大受除名  
勒傳化州編管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祿  
安郡王士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放謝辭士儂數言事秦檜患  
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儂草詔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頃岳飛  
進兵于陳蔡之間乃密通書于士儂叙其悃幅蹤跡祕范同頃  
為浙東憲與士儂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  
印大受往傳導言語窺伺國倫士儂身為近屬在外則交結將帥  
在內則交結執政事有切于聖躬望罷其宗司職事庶幾助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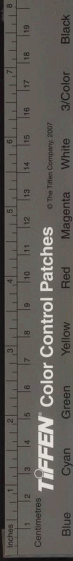
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  
條法申嚴行下士儼將行上賜手劄勞問且以帛金千兩賜之  
光山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搏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  
其每與朝士結為朋黨兄弟二人更唱迭和非朝廷之福故也  
保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侖穴宗正事

庚戌日南至上望拜皇太后于禁中宰相率百官遙拜皇太后淵  
聖皇帝于行宮北門外

太子金國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侍制同知制  
誥邢具瞻等入見毅等至館上命工部侍郎莫將館伴時毅陛之  
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為兵衛軍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伏衛恐

駭敵情秦檜與知閣門事鄭藻謀之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于殿  
廊蔽以帟幙班定徹檜惟檜深善之自是以定制時檜差誓書事以  
為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款  
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歲宗既無  
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告天地祖宗  
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已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  
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  
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起居郎羅汝楫為右諫議  
大夫



丁巳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勳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報謝副何鑄入辭上諭鑄委曲致詞事在心濟又召勳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于無泪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竊計上天亦默相之言已浹下左右皆掩泣上曰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父類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為人之子深不自安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餘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且慈慈親之在上國一常當老人爾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徃用此意以天性至誠說之彼亦當感動也

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仲冬嚴震伏惟太保在丞相侍中都元帥觀國公

鈞侯起居萬福軍國重寄悉勞善畫特蒙專遣信使惠以書翰良馬厚幣禮以勤腆鄙情感激已難具陳至許成就大計最為重思自惟孤危何以得此又如逐件事目一曲荷闡雖甚愚暗豈如墳域所在至甚繁切計鈞鑒處之必是錯上國方以孝理告下若使祖宗不爾祭享是為至望歲貢銀絹見排辦未年數日先後發帑已差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文昂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何鑄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容州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曾勳充報謝進誓書表使副專附此書叙謝鈞造益寒敢冀曲加保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惟不宣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是日詔大金國已遣使通知自令官司文字並稱大金不得指斥





已未詔何鑄曾勛並與思澤二資

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紹興講和誓書  
文竊以休兵息民帝王之大德體方闡述邦國之永圖願惟執鏡  
之難狼得金存之賜敢望自竭仰答殫思事既繫于宗祀理蓋昭  
于誓約契勒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二州對屬  
上國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二里以外  
併西南畫屬光化軍為嚴邑沿遠川軍生辰并正遣使稱賀不  
絕所有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而自壬戌年為首每春李差人輒  
送至泗州交納淮北京東西陝西河北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  
陳理願歸鄉者更不禁約其自燕以北人見行斷次發遣令入上  
國之境者不得進兵襄遠但移文收捕沿遠州城除自來合該置  
射糧軍數并巡尉等外不得屯軍戍守上國云云誠亦立並用  
此約既盟之後必務遵承有渝此盟神明是殛雲龍亦亡並用  
家按此誓書日歷不載然其間有北人願歸鄉者更不  
禁禁約之類言語聖語蓋帝及之全刑取附注以備參考

辛酉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知州張浚為檢校少

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

外郎蓋諒因事至闕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答書言

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

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

復虜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思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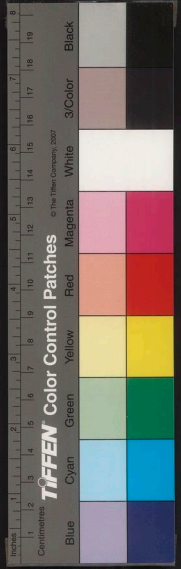
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

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

是卒如所料左承議郎新福建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高穎除名

彖州為管以言者論春間敵騎犯邊穎自軍前造朝反為張星之

說以惑流俗故也陷穎偽十年因窮守節故驟用之及是以從岳





飛被斥

壬戌左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汪叔詹直秘閣知鄂州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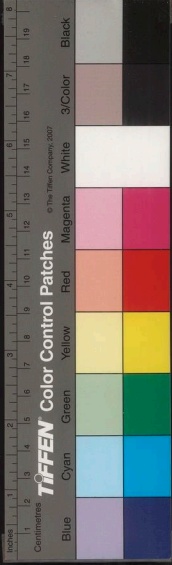
朝請大夫知鄂州邵相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路轉運提

荆提舉茶鹽公事王俊之告變也叔詹與聞之以攝王明請相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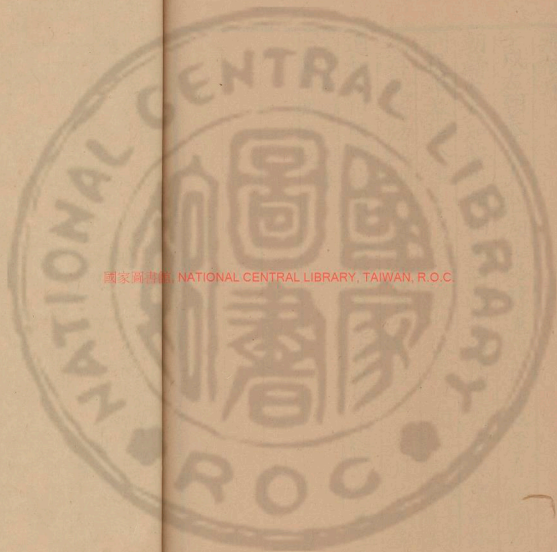
為岳飛所劾此據洪邁請嶺南至是復起是月詔大金已遣使

通知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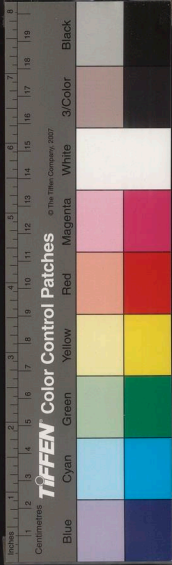
亡此據蜀口用兵  
錄日歷無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至  
十二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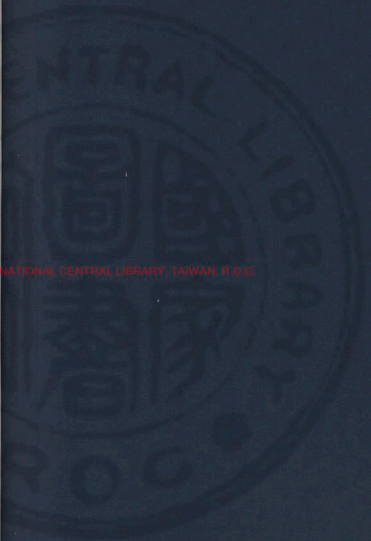
冊六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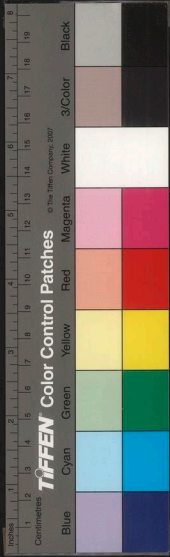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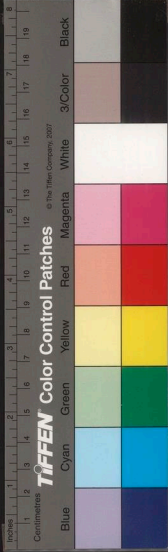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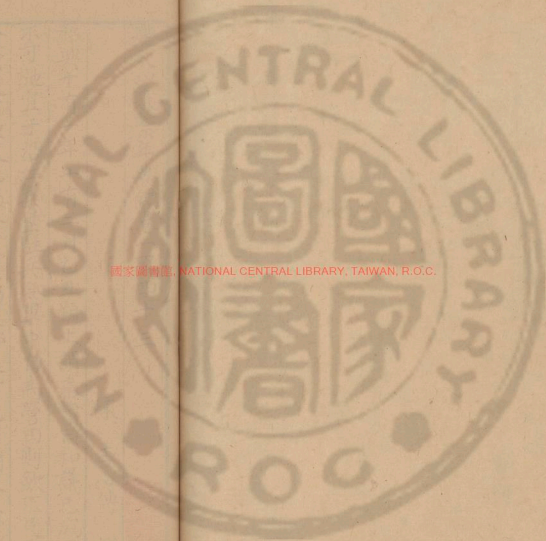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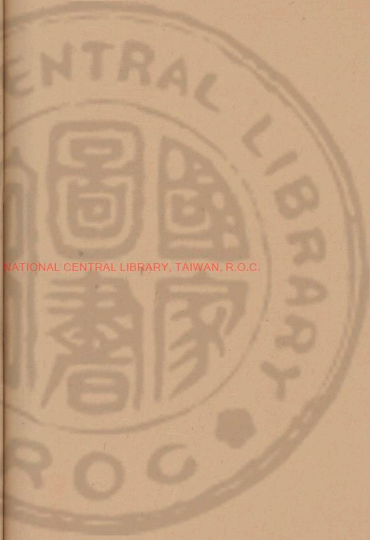
2397902 v.56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餉尤不可弛宜于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歛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光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于清靜之說而下者惑于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周盡知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積不善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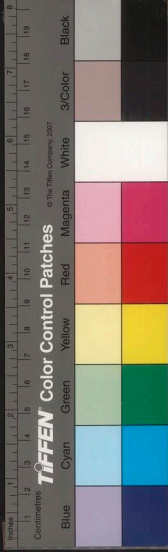




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為可笑丁卯歲獻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青授濠州團練使郴州安置御史中丞侯高論洪道汙穢貪墨岳飛初為置制使洪道且恭以媚之飛罷宣撫使命下之日洪道聞之失色頓足抵掌決閤眼眦皆為浮言黃鼓將士幾至變生故有是命于是洪道得罪而終身不復康午右丞蓋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韓彥直特選右臺議郎直敷文閣以世忠罷政推恩也 右臺議郎鄧名世特勒傳坐擅寫日歷故也久之卒于家士申上謂寧執曰岳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于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夫

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 字呼郡臣又以珊瑚椀助臣下以侈靡

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癸酉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于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大喜功之病或窮奢極欲一寔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于宮中觀書馮字之外並無嗜嗜好凡事無心故群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試尚書工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尚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委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措置秦川陝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仔細分畫不得差錯生



廷以牙蘭等要

事此指揮據蜀口用兵至是又遣將馬甲戌川陝宣撫副使胡世

將言竊聞朝廷見與金國議和邊事漸向寧息所有元降便宜點

陝指揮伏望收還後之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

等至軍前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

南省因越割陝西餘地紹興講和錄金帥上第四書冬深想惟動

事大之動良可嘉高所建誓表即時津發赴關今茲大事已定所

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歷覽表云北人見行鋒造北來三十

五人正是近日因渡淮無故偶被掠者珠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

絕之人恐是有因估狗人滿高瑞瑞也密議仗副滿數等在江

望早為依應所論盡殺遺過界唐鄧二州想已差官赴此日下

向時已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充有大子相慶處亦請依

元約于明年正月下旬差官于本朝合于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

憑同去行踏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國當使民各

安其業已遣瀛州招信府昭晉縣新附口數千連其家贖並復本

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以盡分付去人應江南高費隔在淮以

北者已指揮所屬副會侯拱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并

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北比及新正切望發遣淮北庶不廢一

年耕作之計惟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之月諸道短選昨以吳璘

尚竊聞陝以此有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敏速恐欲聞知

時寒切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是日朝廷亦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劃陝西以

豫吳玠元管地界為準詔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李季極震伏惟鈞

書佩和記存垂論大事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辦天

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于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

劉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起

北正月下計議海州泗州連水軍在南百姓見今根制發過淮

元正蒙遣還潁州蔡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早情豈勝感歎恐遣人在路帶過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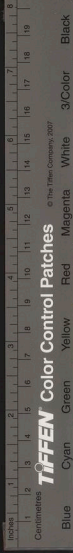
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人傳到府下伏冀照察向春候漸和切望

倍保鈞已邛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



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辯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詔監當資序人勿除郡守其已除未上者令吏部具名罷即曾任監察御史以上者聽時祕閣修撰劉阜民新知秀州吏部言阜民故後官乃許之任戊子直祕閣新知温州秦梓試祕書少監兼宗政殿說書梓檜皆引嫌辭上不許 右丞務郎韓彥彥朴並且祕閣二人皆世忠也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閣門祕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其月餘獄遂上及聚斫大理寺丞李若

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于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揮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拱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亡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且祕閣子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草送尋州並編官仍籍其貫流家屬于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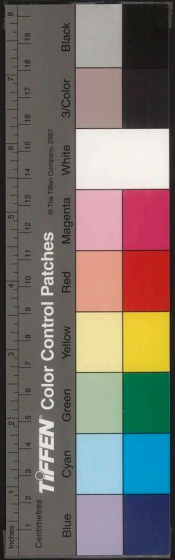






便皆完將軍孫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寸心懷忠義到公處  
 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這人馬動則便是  
 欲他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這人馬老小盡底務去張  
 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如朝使必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  
 若不得動相公來時若朝使將人馬分布自提張陽府俊道諸  
 不肯交岳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提張陽府俊道諸軍人馬  
 如何起張得張太尉道我欲撥舟船盡裝載人老小令馬軍便  
 趁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忠難之際且更請張太尉道這軍馬伏者  
 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這軍馬伏者  
 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都統統統統統  
 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便是假做一件朝廷俊道這軍馬伏者  
 人太尉道必不敢求起我設他人馬求到這理時我已到襄陽了也  
 太尉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伏張太尉道這軍馬伏者  
 俊道我北有懼俊道若善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道我則有道理  
 我這理兵才動先使人將天字去與善人萬一支吾不前交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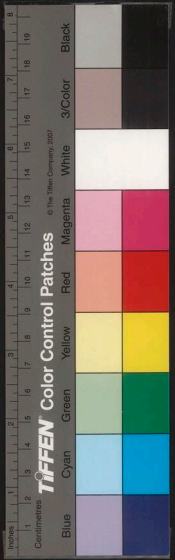
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千萬襄陽糧少如何張太尉  
 道這里糧盡着船裝載前去鄂州也有糧襄陽也有糧可吃得  
 一年俊道如何這理路應那裏糧糧尚有不前那理糧少一年  
 後無糧如何這理路應那裏糧糧尚有不前那理糧少一年  
 一年交善人必選我選則連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道  
 我如今動後皆覺避兵笑伏我不伏俊道不伏俊道不伏俊道  
 察背冤王剛張應李璋代不伏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  
 聽時王剛張觀察李璋代不伏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  
 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李璋代不伏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  
 都出岳相公門下苦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制御我東西  
 人我得不三吏後歸來本家次日天字交我管他應有事都官  
 能得不至三吏後歸來本家次日天字交我管他應有事都官  
 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李璋代  
 坐地張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李璋代  
 出太尉頭腦道破言語交後問張觀察如何張觀察道此相公  
 後如太尉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事軍人馬做我  
 道所會事漸俊去見張太尉觀說話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  
 道所會事漸俊去見張太尉觀說話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





可不彈壓我逃奕一軍鈴轄求得整齊必不得到生事張太守道既  
 出劉家賣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你尤穩也你安排着後便唱諾  
 解張太守道王統制你後面龐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後將來必  
 兵將遠避一處你收拾等我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威遠第  
 長行日本府閑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後俊元係東平府威遠第  
 將俊元日本營不敢營于國家又不結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  
 丞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即遇金人侵犯中原原自靖康元年  
 首從軍旅于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中箭射落二齒  
 奉聖旨特換成中郎後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中箭射落二齒  
 朝廷今來張太守結連後別起事俊不敢負于國家欲同候將來  
 赴掘密行府日面詰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守別有出入  
 張太守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隨于不義俊已一  
 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守施行其後自出官以來立戰功轉至今來  
 件分毫不得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勅宣劄在案收存外有  
 官資即不會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勅宣劄在案收存外有  
 告首呼千等補副都頭宣劄由廢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  
 于國家謹具狀告伏候指插刑部大理寺狀準高書有到文狀奏  
 俊奏張憲供通為次岳飛魂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指插使問  
 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出奏今勸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插使問

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岳前軍統制權副都統  
 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借釋一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添差廣南東路  
 安撫司叅議官于剛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添差廣南東路  
 志州防禁使提舉醴泉觀岳雲有差元智判承嗣岳進奉左武大夫  
 仁從義郎新授福州專管巡緝私鹽將世雄及岳飛為因探報得金  
 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為因探報得金  
 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張俊親札指揮令策應措置坐觀勝負  
 遠道不進及因董先張憲遣先道張家驛家入馬你將一萬人踐踏  
 使指斥來與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驛家入馬你將一萬人踐踏  
 了及因罷兵權後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掌書令看訖  
 莫議待及張憲董中探得四太子兩頭畫奴侵犯私舟船及累次會  
 商議待及背提守襄陽及把截江大兩頭畫奴侵犯私舟船及累次會  
 刑罰罪上定高令決重杖處死看督岳飛逃不進及于兩軍未解  
 替期三日斬及指斥乘與情理切害者斬係罪重其岳飛合于斬  
 飛憲董先指斥乘與情理切害者斬係罪重其岳飛合于斬  
 世忠人馬及移書張憲令措置別作掌書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  
 英陽寺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勸罪人情重法極奏裁張憲為以  
 岳雲書令憲別作掌書因與張憲謀反要提兵借提襄陽投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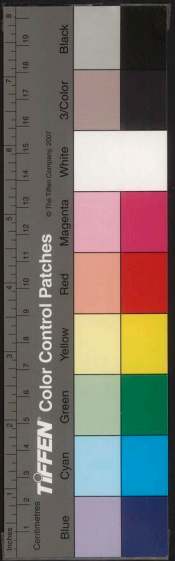
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敢  
 令委中探報不獲及制拘盡除罪誣外法寺稱律謀叛殺其張  
 德合依統刑私罪上定斷合杖重杖處死仍合依例進身以  
 未告勸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殺舉官先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  
 冤雲為馮誥日與張憲稱可與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二百五里  
 冤叛除罪誣及等外法寺杖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配千里不以論論杖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加後流私罪斷官杖徒三年進一官罰銀二十斤入官勒停者詳  
 岳雲因父罷兵權朝散又傳報朝廷機密感亂軍衆情重  
 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先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鴟高犯重  
 委併依隨岳飛賜詔目與張憲等奏說岳飛出事并令張憲委供  
 探報除罪誣外法寺杖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重載奏于鴟犯私罪徒舉官先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鴟高犯重  
 隨岳飛罵詈日與張憲稱指置等書寺語言并罰次論隨岳飛申  
 奏朝廷不獲除罪誣外法寺杖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供犯罪後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先行會問  
 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先行會問

候到別具施行王雲仁為初王貴由朝廷張憲背叛洩池供中岳  
 飛并說與蔣世植注寺稱報洩洩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  
 里通官當應比罪杖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從刑官當應比罪杖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  
 承節而並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杖徒別無官  
 當更合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罪誣除罪誣外法寺杖徒三年私罪上斷官減外  
 流二千五百里從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徒二年半合從從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年史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募糧樞密院印文除罪誣外法寺  
 杖徒二年半合從從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稱律謀叛者杖徒一年後滿日仍合下木憲照僧人犯私罪流舉官  
 條施行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雲金茶馬令其智決持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除罪誣  
 外法寺杖徒三年勒停情重奏裁王雲仁犯私罪流舉官  
 同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決持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除罪誣



贖銅二十斤情重奏赦小帖子據貼黃稱吃勘兵飛次男岳雷係  
同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岳雷一持看驍侯斬下紫  
印飲食成病依條合召家人一就處分階下小帖子稱所有僧澤一合  
內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階下小帖子稱所有僧澤一合  
下本靈依條施行又小帖子稱契勘數內行下賜見歸著日湖北轉運  
司根究銀指施行又小帖子稱所有岳飛所犯情重連人家  
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捕施行看詳岳飛所犯情重連人家  
私罪斬張憲私罪絞並係情重王憲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  
情重斬世雄孫革于鵬並係情重王憲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  
聖旨根萬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並係情重岳雲私罪徒並係  
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時兵防護餘並依斷于鵬孫革于鵬  
蔣世雄徐召內于鵬孫革亦不取叙于鵬孫革于鵬孫革于鵬孫革  
王雲仁送連州軍守城小分叙叙于鵬孫革于鵬孫革于鵬孫革  
配二十里送外州軍守城小分叙叙于鵬孫革于鵬孫革于鵬孫革  
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岳雷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開奏  
編配人并岳飛家屬并令楊沂中俞樞其路憲家屬令王貴澤  
磨多差待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併上奏岳飛家屬令王貴澤  
並小帖子內事施行出榜曉諭應錄上併公事于涉之人一切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RESEARCH



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私不得受理 王明清揮塵錄餘語云明  
清王子歲任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次年明清入朝始  
得詔獄全崇觀之岳侯之坐死也以其自言與太祖供以三十歲  
為節凡十三次以為指斥乘輿情誦切害及握兵之日受灰鞭不即出  
飛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為亂所供雖多移絨既不曾達繼復  
莫情之見詞因飛所為據而還首狀了無干涉錄雖極而後未記  
書滿洗追復則沒地銜冤于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鞠酷吏詔  
斷不正典刑耳王俊者初以小兵途中告反而轉資晚以裨將而  
委訴主帥遂發富貴驛卒鈴奴一時項不可更比數考其終始之  
史云先是飛自即城回軍也在一寺然不可更比數考其終始之  
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救應德徐言曰夜  
相公處置耳既退後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子適來問相公之言  
及張大中尉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上  
一句言語要爾為證了只今月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  
大理寺并命證軍就今日摘出由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即伏吏問  
飛飛猶不代獄吏稍侵之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書相突已飛





死子獄中梟其首市人間之悽慘有墮淚者初獄成丞李若樸何秀猷譚飛罪當徒二年白于柳周三畏三畏遂白于丞王侯高嵩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王輔者投書于泰檜其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高卒致飛于死既而高鞫若樸以其兄若虛昔為幕中參議故欲黨比之耳彥猷傳會若樸由是二人皆罷此云節城路中之語據俊元首狀乃無之不知何故又云雲憲已伏誅董先方下大理寺與飛

是月給事中黃真學士院

附辭恐亦誤今併附此更須參考也

直祕閣主官台州崇道

林待聘以母憂去位後者題名在十二年十二月蓋誤

觀呂抗卒初後事郎傅僮文從未弃出使為金人所拘求應舉

自免金人許之偉文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至是卒偉文臨江

人也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

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携美朝廷不知虛寔耳詞厚整未有成約

不若乘勝進擊手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

獨不監侯景之禍乎欲復故疆報世讐則不宜與胡錡對事此或

有之彼知中國有人蓋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

問李綱趙萬安否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冲卒于婺

州是歲始命川路上供羅復翰內藏庫其后綾紗絹老如之廣

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今徽猷閣待制胡藻陟為經略使買

馬二十四百匹金圭真改元皇統按蔣若逸史云高麗日歷壬

年熊克中興小歷改皇統元年在十四年據紹興講和錄蕭毅所

持凡大書已稱皇統元年又王大觀行保錄稱皇統八年歲次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

今年改元為正蔣熊皆誤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 金熙宗 聖統二年春正月按是月 乙未朔壬寅詔建國公

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姜提點官并都監直秘閣賜緋魚袋張子

頰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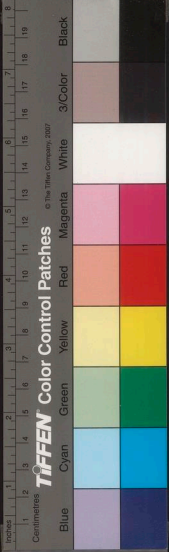
宣義郎直秘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

乞罷机務童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荐本軍統

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

統制熊克小 歷于此并書曰 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 師中之除在 三月丁未 今別附本月日 趙姓之遺 史附德正除在今年十

二月壬申 按建一軍兵最多 不應許 時無王帥 今且附此 當求他書參考 癸卯上謂大臣曰朕于宮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然嗜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

人點姓名何所益也中興聖政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統按書以治

于宮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入內侍省押班藍珪

為內侍省副都知 右武大夫密州觀察使衛茂實為宣使入內

侍省押班茂實改使額在乙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廖剛

上表還政詔進一官致仕 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為軍割肝貽

招信兩縣隸之仍于肝貽縣置推場熊克小歷五月丙申詔于肝

部版云近丞指揮于肝貽建置推場而克誤以為事貽軍置推場也蓋是日戶

始取兼肝貽升軍在五月癸丑克重疊着羨說

乙巳詔大理少卿薛仁輔持心不平用法反殺秘閣修撰知宣州

李若虛附鹿罪人好惡自口可並罷仁輔又罷必疑說岳侯殿不合當考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以鞠岳侯獄畢

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鑄板偏牒諸路有進士智決者分

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且言飛以賓客侍之飛初下吏決上

書訟其寃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決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此以趙鼎

之遺史秦修但姓之於飛死決上書訟飛之寃則恐誤蓋決與飛

向結案也今畧修問今不批語决降旨編管在去年十二月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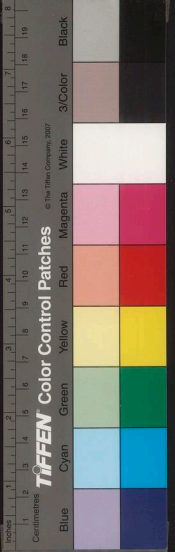
其行遣當在此時今敷文閣侍制知徽州朱芾秘閣修撰李若

虛並落職芾仍罷郡右諫議大夫罷汝楫論二人頃嘗為岳飛謀

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于若虛則又公私欺罔昨飛方用

師于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可授首矣而所憂者他

將不相為援伏望並賜黜責故有是命先是秘閣修撰提舉洪州





王隆觀薛弼為飛奏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閤君永嘉也弼奮忠其  
門万俟卨又善之由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左朝奉大夫  
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賄敗遂依飛軍中飛厚待之至是王輔遣  
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為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  
晉州輔上蔡人也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樸並罷右諫議大夫羅  
汝楨論比間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召寺官聚斷咸以飛之罪死有  
餘責獨二人噴然力以衆議為非務于從輕故黜之趙姓之遺史  
稱何彥猷李  
若樸謂飛罪當徒二年已見去年十二月癸巳注姓之又稱周三  
畏有豈階大理知之詔然獄成之後少卿薛仁輔罷去而三畏遷  
刑部侍郎後八九年乃始被論中書言專差到三省樞密院史  
則此語未必有也更須詳考

六名行遣制勘文字參照業牘務得平允頗見究心詔各轉一

官資中書吏行遣制勘文  
字前此未有故出之詔陞安豐縣為安豐軍以壽春霍邱

六安三縣隸之遂以武經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知軍

事  
庚戌詔建國公就外第加檢校官郡王令吏部太常寺討論祖宗  
故事申尚書省取旨 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

子羽復獻猷閣侍制樞密使張俊以子羽料敵及治行開筭有益  
辛亥增福建鈔益錢十萬緡以贖益增羨故也 武經大夫御前

忠銳第五將兼樞密院提轄軍兵劉通知天長軍通當是劉  
寶之弟  
子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為尚書兵部侍郎

丁巳武節郎兼閩門宣贊舍人新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王安道罷



安道繼先子始以僑冒轉補故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之上曰艱  
難以來諸路將兵尚多缺額而見在者又不能鍊習止充雜後甚  
非置將招兵之本意今和議雖成尤嚴武備可督諸路招填將兵  
至于將官亦須擇人前者多以子弟及堂吏為之安能稱職乎人  
才各有所長子弟堂吏使子為將是違其所長非用材之地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拱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落職坐前守泉州  
誤殺流罪囚也法寺富直柔係第四後官減外罰銅十斤安奏特  
自是命錄事司戶參軍各追一官勒停通判職官衝替典吏分配  
領南事租在去年五月庚申 也田員外郎劉無極秘書丞孫汝異並罷以  
御史中丞万俟卨言無極者孫近之黨而汝異皆范同之黨判探

時政竊議于外必欲近同復用以逞其私故也

庚申奉執奏事上曰今議和既定淮南漸可理又須于近江種田  
畝築城郭庶不為敵資若廣為儲蓄非特足以禦敵云爾吏部尚  
書兼侍讀資善堂羽善吳表臣兼權直學士院 起居舍人張廣

守起居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楊愿試起居舍人 將作監丞李

若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 資政殿學士拱舉臨安府洞霄宮落

近落職御史中丞万俟卨論近頃帥紹興與士褒交通甚密及近

近執政或得禁中密語往往漏之方諸帥還朝並真右府近遂唱

為議論不合之詞欲深結將帥之私恩及聞烏珠屯泗之始岳飛

就鞠之初則每對賓客喜生面顏故有是命 左中大夫樞密行



府參議官郁漸知宣州尋又除直秘閣

漸除職在是月癸亥

右參議郎浙

東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指置料斤埃馮由義知和州

卒因起居舍人楊愿兼權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知台州胡交

脩卒

癸亥左通議大夫孫近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漳州居住以方  
傑高論其調輕也 左中大夫充秘閣修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  
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右承議郎新軍器監丞張子儀為右朝  
奉郎皆用樞密行府結局推恩也其餘文武官屬十二人並進一  
官選人改京官

二月乙丑朔直徽猷閣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王良存先次

放罷以嘗為岳飛隨軍漕故也 軍器少監鮑瑀檢察拘收前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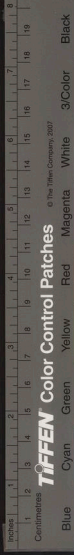
北京西宮撫司錢物還行在後六日擢瑀為尚書右司員外郎

丙寅左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段拂行尚書祠部員外郎以宗室

士奏荐其才識故有是命

戊辰尚書右司郎中莊心彊左司員外郎錢普並罷以言論二人  
皆范同所汲引陰懷異議惟恐同不復用故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敵騎兵雖中國所不能  
反若要馳騁于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  
之力終不能渡江晋室微弱而苻堅百萬之衆敗于肥水拓拔魏  
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亡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涼皓





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脩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尚書考功員外郎鄭朴為右司員外郎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菜城外延壽院其弟閻門

賞贊舍人莘秩三等仍官其二姪本閻官吏遷官有差初建國公

之少也育于妃所及是嬪儀仗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瓌同處雖一

食必均焉此以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丙午宣諭聖詔修入入內西頭供奉官黃彥節

除名枷項送宮編管彥節嘗為岳飛軍中承受後轉歸吏部飛憐

其貧遺錢三千緡且荐為睿思殿祇候上下許飛死仍抵罪

卒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

施設之詳大英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

施設之詳可見于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

道成矣中興聖政秦檜對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愛如仁宗其致中興必矣詔建公國瓌出外第

初命福建漕臣即李綱家市兩朝所賜犀玉帶至是綱妻越南

夫人張氏以玉帶二道犀帶一束上詔以錢萬緡償之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瓌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

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上下尤所鍾

愛熊兒小聖云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蓋因張闓聖德事蹟所云也

按此時憲聖慈照皇后初封徽儀闓所云乃逆書之耳况不先

許是以小謀今將憲聖佑事依宣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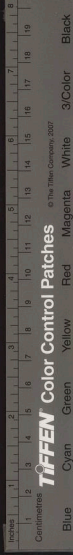
論聖詔先附此月庚午更不別出省正字張闓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手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已尔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監察御史陳時舉為高  
書考功員外員 賜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常淵浙西南  
田通舊為五十頃臨安府房解日二千先是章淵陳乞恩數二十  
餘事又乞賜田五百頃許賣酒上皆不從至是有司詢故例子夔  
州觀察使陳仲堅乃得其實故有是賜焉 是日川陝宣諭使

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司叅議官李珣與金大  
使鎮國上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烏凌噶贊謁副使奉政大夫行台  
尚書吏部郎中孟其相見置酒于百家村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  
將遣近上叅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典  
閣門祇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昔亦以

檄來言坐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姜米官從長相度交割今  
來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之寧至寶雞縣與贊謨相見之地  
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  
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  
即無便許交割之文竊詳交割與商議事理大段不同未審今來  
于何處分界消與不消商議贊謨回牒陝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  
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所有該稱何處分界亦候相見臨時計議  
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商議蔡六州當還上國剛  
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  
以大散關為界剛中原云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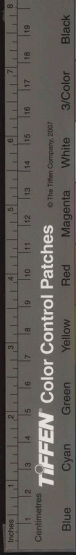


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諛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諛又欲遣人于大散關立界堠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為金國所占委有利害已具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伏乞檢會深賜斟酌速降處分臣謂薩里干等前年冬帶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為見有備不取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犯商州地名洪門芍華等處本司遣兵殺退又去年冬薩里干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攻打退遁前去此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二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

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為金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支吾利害至重乞賜詳酌辛卯世將奏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界分至今來合行保守臣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記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

鳥凌喝贊諛事以費士戡蜀口門兵錄  
修入張雅節要言鳥凌喝思謀為沁南

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即贊諛名祐州即岷  
州金遼阿古達名改之今依國史修入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四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

道宜使正欲机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汙不法而監司不

能按致台諫論者當併結之

中興聖政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于台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

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

選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詣于監司者彼何牌而不拱視哉

丙戌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

可發來臨安借典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因其勞可憫朕

全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

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龍神衛四

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鮮元陞

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壽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

故權之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

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後

之

戊子金圭賈大赦自來亡命赦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

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何鑄知閣門事

賈勛至金國見賈于春水開先殿具陳上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

鑄不能言賈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輟改劾及覆懇請語

甚切至賈首肯數四大帥傳命使歸館尋有館伴張鈞未言皇帝

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仲



欽定四庫全書

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入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

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金主欲文據紹興講和銀局珠所上書

春秋開先戮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有欲

併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以講和

錄所載烏珠七書考之自去冬及今春兀朮皆在初奉使徽猷閣

庫中但遣鑄往北地今恩剛調附入更在詳考

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

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于叅知政事韓昉乞于真定或大名春

濟為逃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留守再降為承德郎留司判官趣

行者屢矣皓迄不就職洪皓撰行述云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板

評定禮文使始為造敵之役及換授先君諫于金相韓昉云云昉

恣虛中贊其決遂換副留守又路承德郎其後金議遣使奉人各

還其鄉因敵及之先君實以鏡州開故在道中按還奉使故在十

三年六月庚戌則換官敵即今年也故附于此日行述載韓昉為

已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羽善胡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

善籛符權禮部侍郎陳楠郎官方雲異太常丞丁仲京傅士王晋

主簿籛籍並罷坐討論典禮並不詳其祖宗故事思任己意懷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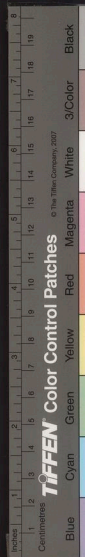
附麗故也惟太常卿施垌居職如故此秦柯何以不建言當考加

雲翼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普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

所議不同故糾臣當以此事問于背之孫安教郎植亦不能知其

皇子秦檜不欲宗彊勸上曰云欲立皇子待歷終無子也宜俟觀

子乃立檜表臣本朝所荐所謂附麗或指此也然上意固自篤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丞務郎洪遵勅賜  
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沈介德清人也奉  
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也  
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于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秘書省  
正字介适並為勅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  
遵始遵除正字在五月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  
軍倉儲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  
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壬辰知閣門事鄭藻等奏普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  
台同討論申尚書省詔立本官班又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幕  
次及合輿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指定御史中丞万  
俟卨等奏當于宗室正任閣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卿  
施炯等奏不應詣諸處朝謁燒香提點皇城司錢愾等奏合于宮  
門外上下馬並從之

三月癸是月詔普安郡王朝朔望

國子監丞何許罷先是御史

關官許嘗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昔疏其罪且謂因論事列  
事大中荐于趙鼎故紕之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權真學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翊善秘書少  
監兼崇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宗國公瓊未出閣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脩官趙衛大理寺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為普安

